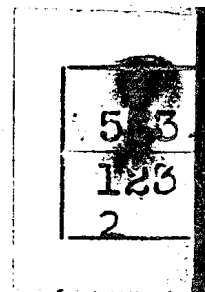


馬歇爾失敗的悲劇

北海分館

● 现实社編訳 ●



573·07

123

2

馬歇爾失敗的悲劇

◀ 現實社編譯 ▶

現 實 社 編 譯
現 實 社 印 行
各 大 書 店 經 售

1 9 4 6 · 9

前記

美國的對華政策，顯然是兩面的，一面她派遣調入到中國進行調停『國共糾紛』的工作，一面則一天天更露骨的幫助國民黨進行內戰，這在最近美國以八億美元以上的剩餘物資，賣給國民黨政府，而使得蔣介石更大的增加了進攻中共，進攻中國民主力量的資本（物質的及精神的）以後，就是最近視的眼睛也會看得清清楚楚了。

美國的這種帝國主義的、反動的政策，不但引起了中國人民的反對，同時還引起了美國人民的反對，本書所搜集的幾篇文章，就是美國人民反對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呼聲，牠們是很可以供我們參考的。

柏德遜，德拉塞在衆議院里的精闢的演說和答辯，以及美共在美國的大聲疾呼，再加上解難教授給先鋒論壇報的一封信，『民族』雜誌的一篇社論，都十足的暴露了美國帝國主義的真面目，說明了事實的真相。而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的兩個文件，又可算當面給了杜魯門和美國政府一個耳光。

不錯，現在更『是回家的時候了』，我們應該和美國人民手攜手的更進一步要求美國立刻停止一切對國民黨政府的援助（包括撤銷那賣給獨裁政府的剩餘物資），儘快撤退駐華的

一切美軍。只有這樣，中國的內戰才能迅速停止，和平才能够迅速恢復，也只有這樣，一個民主的、統一的、富強的中國才能够早日建立。

去罷！美國的兩面政策！

去罷！美國的帝國主義！

編者

目次

前記

編者

馬歇爾失敗的悲劇（柏德遜）

華盛頓議員德拉塞在衆議院的演說（共四篇）

美共對中國時局宣言

——停止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干涉——

美共的一個警告

——世界大戰已在中國開始——

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請杜魯門暫停對華貸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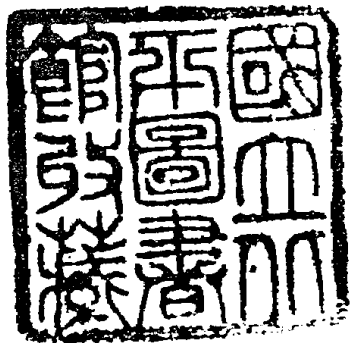
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對軍事援華法案的抗議
解難教授的一封信

——目前中國問題與共產主義無關——

是回家的時候了（『民族』雜誌）

馬歇爾失敗的悲劇

——美議員柏德森在衆議院的演說——



馬歇爾特使如欲完成其使命，而對中美兩國有所貢獻，唯有公開承認失敗，即行歸國。美國所有給與中國政府軍事及經濟上之援助應行停止，並宜乘此時機，授意中國政府，聲明如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宣言中之各項原則，不獲實現，則美國將不再援助中國政府。總統宣言中曾明白宣示，中國政府係國民黨「一黨專政」之政府，與和平統一之旨不相符合，應行改組以便容納各黨各派。宣言中又稱，各黨各派之政府組成後，政府及共產黨軍隊將予整編，且非俟中國獲得和平統一之後，美國將不貸款與中國政府。蔣主席於本年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幕時所作諾言及政協會議所成立之各項協議，其中無一曾付諸實現。且自任何一點觀之，情勢已更每况愈下。國民黨領袖人物所抱態度，似在阻礙蔣主席諾言及政協決議之實現，此不獨可於暗殺恐怖及不斷刺激內戰之行爲中觀之，抑且可於國民黨之地位中知其如此。關於此點，美國至今尚未十分了解。

國民黨二中全會於三月中開幕，即爲通過政協決議，會後宣稱：政協決議已獲「一致通過」。惟協議係於修正補充之後始獲「接受」，此點國民黨並未公開發表。二中全會對政協決議所修正之第一點係有關於建立聯合政府方面者。依照二中全會議決，新政府委員包括非

國民黨員在內，均將由國民黨指定，此仍係一黨專政作風，藉以保全國民黨組織政府及否決任何其所認為不滿意之候選人之權力，其次，關於起草憲法一節，亦有修正。一九三六年國民黨所擬憲草，規定國民政府主席於國民大會中有最高權力，國民大會每三年舉行一次，每次不得超過一個月。此外並在原則否認地方自治政府，政協會議會決定組織憲草審議委員會，重行草擬憲法，但二中全会則議定仍將舊憲草直接提交十年前所召集而迄未舉行之國民大會，不再召開新國民大會。舊國民大會代表中，大部份係為頑固之反動份子。第三點修正關於整軍問題，政協決議原定在軍隊完全國家化以前於一年半之內將軍隊先縮至九十師再縮至六十師（國民黨四十八師，共產黨十二師）。二中全会則議決國民黨保持軍隊一〇八師，共產黨十二師。基於上述，吾人可知國民黨最高機關已將政協決議予以摒棄。此種妨害中國實行統一民主及停止內戰之行爲，顯然係得美國政府之鼓勵，二中全会開會期間，馬歇爾特使會來華府，商洽以五億美元貸予中國政府。

在此期間，美國不斷以租借法案物資大量供給中國，並訓練國民黨軍隊。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軍隊經美國訓練及用美式配備者計有四十五師，戰時則僅有二十師。此外並運送中國政府軍隊至華北及東北各地，美軍且在華北積極担任防衛工作，美國軍艦及飛機亦聽候中國政府使用。六月十四日杜魯門總統宣稱繼續以租借物資運與中國。六月十三及十四日參院通過同樣性質之法案，事實上等於對中國在軍事上作無限制之援助，並在中國成立之軍事顧問團。七月間又通過以軍艦二百七十一艘讓與中國，凡此一切對國民黨皆爲一種鼓勵，即使國民黨中之反動份子對美國政策之真意有所疑慮，此種疑慮亦已爲美國對蘇聯所日漸表示之

敵對態度，及其他國際事件所驅散。此足證實美國外交政策已有強烈的反民主及支持帝國主義之色彩。

綜上所述，吾人可以斷定，希望馬歇爾特使成功一層，殆不幸將成爲泡影。中國現政府仍爲一黨專政之政府，中國和平統一及民主之實現，不獨未獲進展，抑且因爲使之在中國而反受阻礙。杜魯門總統宣言中，所云中國統一，民主及農工業改革之整個計劃，已受美國現在對華政策之影響而遇及障礙與挫折。吾人必須反躬自問，馬使所以不幸未能完成使命，究應由何人負責。馬使任務之完成對中國及世界和平均將有莫大利益。本人深信，中國及美國國內之惡勢力會不知羞恥地利用馬使以隨其私慾，結果中國之民主，美國之安全，以及世界和平，均爲其犧牲，中國大局每發生一次危機，馬使即盡其任務而要求雙方休戰。政府方面一再同意休戰，但係利用休戰，調動或增加其勢力，以便重行進攻共產黨及其他反對政府之民主份子。美國方面亦有一部份人，利用停戰期間，增加並改進其援助中國政府物資之數量與品質。以故一俟『和平』期間爲中國政府及其他在美國之合作者充分利用後；中國政府軍隊即發動更猛烈而慘酷之內戰。以上即爲馬使失敗之悲劇。事實現已非常明顯，即馬使已無再有獲得成功之望。時機已到，吾人應即通知中國政府，非俟依照杜魯門總統對華政策宣言將其本質改變後，不能再向美國獲得任何援助；召回馬使，撤離在華美軍，斷絕一切對華軍事及經濟援助，即可將此意轉達中國政府。馬使用心之善。能力之強，固屬毫無疑問，但余相信馬使果仍欲完成其任務，而對中美兩國有所貢獻，唯有承認失敗，即行返國。

（七月二十六日）

華盛頓議員德拉塞在衆議院的演說

其一

德拉塞：議長，不到一年以前的一月六日，在羅斯福給國會一年一度的咨文裏，他很清楚地說明了外交政策的要點，而這個外交政策，後來被證明如此成功地團結了各國以至它們對它們共同的敵人獲得了勝利，這個政策，他說得非常簡單，就是基於每一個民族有選擇并享受他們自己政府形式的權利——一個不可侵犯的權利，他並且說，我們必須知道沒有一個政府或是權威可以去阻止這種權利的使用。

可是，在今天的中國，美國陸戰隊，美國運輸艦，以及美國的軍火却正被使用來壓制千百萬人民對新民主的渴望，而新民主是他們在兇狠的侵略者底爪牙之下，通過大規模英勇有效的鬥爭開始建立的。

空中的襲擊被認可了

我們現在已經允許我們自己進行犯罪的行爲去武裝干涉中國的人民了。上星期一，一個美國的陸軍軍官，魏德邁將軍竟認可了我們空軍對於一個中國小村子的襲擊。

我曾經問過國務院，究竟魏德邁將軍是根據誰的命令，按照什麼被承認了的美國政策來

這樣做的，只是爲了報復對於偶然載有一個美海軍軍官的火車的幾聲槍擊，他製造了第二個 Lidice 事件，這次是在中國。

沒有正義的存在

但是沒有回答。在任何地方，對於任何想擴張他們的自由，改善他們生活和工作條件的人民，用美國軍隊來攻擊他們，用美國武裝攻擊來恐嚇他們，或者利用美國的裝備來對付他們，在道義上在政治上都是絕對不允許的。

自然，我們都聽說了，美國軍隊之所以在中國，美國軍艦之所以把重慶的軍隊運到華北去，不是爲了幫助國民黨來加強他們的一黨專政，只是爲了受降。

這種解釋當新聞傳來之後就不能自圓其說了，第一、在共產黨所領導的軍隊實力強大的地方，日軍和偽軍很快的被解餘武裝了，第二、在美國陸戰隊和中央軍所取得的地方，日軍和偽軍仍舊被允許保持武裝，他們並且受命保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線。

我們又聽說，在我們和中國軍人之間有一個祕密協定，允許我們留在中國直到所有的日本人都被遣送回去爲止。

不解除日軍的武裝

那麼，爲什麼不由我們來解除日本天皇軍隊的武裝而把他們遣送回去呢？爲什麼我們裝備並且運輸蔣介石的軍隊到不歡迎他的區域去，而使中國大規模的內戰成爲可能呢？而在這區域裏，蔣介石必需保持日軍和偽軍來進行他對於北方同胞的戰爭。

我們一直都聽見說，議長先生，美國必需支持蔣介石的政府和黨來反對中國共產黨。

7

在上星期審判珍珠港事件委員會上，偉大的美國人柯多爾·赫爾很清楚地告訴我們，日本軍閥製造了「中國共產黨的威脅」來替他們帝國主義的侵略辯護。當日本軍隊開進了中國，他的代表告訴我們的國務院和美國大眾，說這只是爲了鎮壓土匪和共產主義。

日本的謊言

在羅斯福總統和赫爾賢明的領導之下，美國並沒有被這美麗的謊言所欺惑，那時候我們就很清楚地看見這個美麗的謊言，被日本天皇的軍閥製造出之後，就在中國和外國主張綏靖政策的圈子裏傳誦着，自然，經過珍珠港事變之後的流血，我們現在再不能被任何掩護在「反共」外衣下的侵略所欺騙了。

自軸心國在反共公約上簽字那天所引起的犧牲慘重的戰爭，我們正從這個戰爭裏得到光榮的勝利，從那天起，在和共產主義作殊死戰的口號下，所有國家的法西斯份子，好戰份子和反動派就壓迫着民主力量一步步後退，而逼得民主力量非起來戰爭就不能存在，這戰爭就是我們最近才結束了的戰爭。

如果美國現在繼續用出她強大的力量在華北建立反共的基地，那也是有的道理的，那道理不是關於和平以及一切民族自治的道理，而是美國最反動的大商人的道理，希望無限制地對亞洲作經濟上的剝削。這是金圓帝國主義的道理。這是這次進攻蘇聯而從太平洋大基地發動，從日本發動（日本的軍國主義者我們還不曾剷除掉），從華北反共基地發動的一個新世界大戰的道理。

荷夫曼：議長先生，這位先生可以停止一下嗎？

德拉塞：我對從密西根來的這位先生是讓步的。

荷夫曼：是不是這位先生認為美國現在在這次戰爭中幫助中國是錯的嗎？

德拉塞：我認為我們應當幫助中國成爲統一和民主的國家，而不是幫助她去壓制那剛發展起來的一點自由。

荷夫曼：中國有一個政府，她有代表在此地，她也是舊金山會議的一員，我們不應該在聯合國的組織下去幫助她嗎？

德拉塞：我們的幫助是要達到所有的人民。如果這位先生可以忍耐一點的話，我即刻就要談到這一點了。了解中國的新聞記者，一直在向我們報導着真實的情形。現在是聽取他們意見的時候了，也是聽取國務院以及軍事代表團的專家們的沉靜聲音的時候了。」

沒有選舉的蔣家天下

關於重慶新聞檢查和壓迫的事實，已經盡人皆知。蔣介石和當權的國民黨在他們所統治的地方上，從上到下沒有舉行過選舉，這也是大家所共知的事情，他們曾把租稅的重担放在他們統轄下的沒有土地的農民身上。他們不單允許對於軍事供應品和民生必需品的浪費和大規模的貪污，繼續存在而不加取締，並且這種對於通貨膨脹有着直接影響的惡行却是由重慶高級官員有密切關係的個人和集團做出來的。

在戰時，只有在史迪威將軍致力於對所有對日作戰的中國軍隊的供應和發展作基本的改良的短促時期中，才見到一般的「失敗主義」，無效率，全盤腐化的政府，以及潛伏的內戰種種方面有了一些暫時的改進，而所有這些劣跡都是國民黨的「訓政時期」對它國家的賜

予。

國民黨每一次的失敗都有話說，不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就是美國的援助不夠，從沒有在失敗之後有過改革。只有經過改革才能動員全體人民，但是，相反的，國民黨的祕密警察却壓制着一切批評，並且由美國運去的軍火，大部份是用來封鎖那動員廣大人民來作抗敵運動的共產黨。

記者們說了真話

終於得到政府的允許，去參觀中共所領導的華北的幾位記者，最近出版了幾本書，這幾本書很有力地把重慶方面的腐敗和反動以及山抗日運動而奠基於華北的有力量的新民主作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由於福爾曼（Harrison Forman）的『中國邊區見聞錄』（Report on Red China），斯坦因（Guntner Stein）的『紅色中國的挑戰』（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愛金生（Brooks Atkinson）在紐約時代雜誌上的報導，以及我和許多回國記者的談話，美國大眾已明白了中國真實的情形。

中國共產黨正致力於一個在西方國家早已完成的簡單政綱，一個改革土地，改革租稅和自由選舉的政綱。在所有選舉的政府職位中，他們限制他們自己的黨員不能超過總人數的三分之一，中共已經很成功地把農民、鄉紳、地主以及大中小商人吸收到抗日政府的各部門裏去，稅收、開荒、衛生、教育、生產問題和保鄉問題，都是在那些會議裏，在公開的集會裏自由地討論而決定的。

特權阻止了民主

中國還有什麼地方有着像這樣一個走向民主的偉大的開始呢？這在從鄉長鎮長一直到委員會長的所有官吏，都由國民黨指定的地區裏是沒有的，這在重慶國民黨統治者寧願指定地方上稅吏，官長及警察局官員（不願指定地方上那不是最大地主的人）來包辦那一切職務的地區裏是沒有的。

對於那些以為記者們親眼看見的事實也許是錯了或者是被欺騙了的人們，最好的回答是：由於用新民主主義的方法和實惠動員起來的將近一萬萬的人民，就抗擊並牽制了在華日軍五十六萬二千人中的三十八萬五千人。（大約佔在華日軍的百分之六十二）

牽制了偽軍

並且在七十八萬偽軍當中——有四十八萬是以前中央政府的軍隊，他們的軍官會帶着士兵和裝備一起投降了日本——將近百分之九十被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牽制在原地。

但是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支持他們的民兵，從沒有得到任何美國的援助，並且這些軍隊和人民的武力，也沒有從重慶得到槍炮、醫藥和金錢的援助。他們事實上是被蔣介石的訓練和裝備得最優良的軍隊所封鎖的。

因為敢於堅持要把這些精銳軍隊由反共的封鎖線上調到抗日的前線去，因為敢於要求一個團結的中國，並要求某些簡單的中國軍事行政上的改革，史迪威將軍就被趕出了中國。

羅斯福的政策可以消弭內戰

如果美國執行了羅斯福總統、高思大使和史迪威將軍的政策，那在今天的中國就不會有

內戰了。

赫爾利將軍之特別被派到中國去，是爲了調解蔣介石和共產黨之間的不睦，可是他正違反了我們要在蔣共之間造成諒解與合作以求得勝利，並在戰後建立一個穩定，民主中國的政策。

蔣委員長要求美國召回史迪威將軍，赫爾利是支持的，由於他支持蔣介石，他就破壞了他和共產黨之間的協定。這種不統一的情形的繼續存在，以及繼續使用蔣介石的最好的軍隊和最好的美國裝備來封鎖共產黨，便使得日軍能作一次新的進攻，破壞了許多美空軍基地，並且使中國在數月內不能作戰。

高思的辭職

爲了抗議赫爾利的無條件的支持蔣介石，曾爲中國團結而熱烈努力的高思大使辭職了。赫爾利當被任命爲大使之後，就把反對他政策的有長期工作成績的人員從大使館洗刷出去。他開始用記者的『政治觀點』來決定記者的留去，而破壞了美國的新聞自由。美國記者幾經努力才算打開的自由採訪之門又被赫爾利大使關上了。

赫爾利拋棄了史迪威堅持美國租借物資必須用於抗日的政策，相反的，他却允許了蔣介石把它移作內戰之用，就在那時候，他就已籌劃美國擊敗日本以後的今天了。

赫爾利製造了內戰

赫爾利大使一步步的推翻了羅斯福——高思的對華政策，而使得中國的內戰不可避免。他和魏德邁將軍使得我們實行了武裝干涉。

他們爲自己辯護着，解釋着並且否認着，但是無情的事實，如用我們的運輸機運蔣介石的軍隊到陣地去，如允許美國租借法案的軍火用來攻擊在華北和華中英勇抗日的力量，如大量的有高集點的士兵被留在太平洋的彼岸，而無數的運艦艦和勝利船却留在西雅圖和舊金山，這一切湊在一起是有事情的。

所有這些湊在一起就成了羅斯福、高思和史迪威所避免的事情。

所有這些湊在一起就成了對於世界憲章（我們是簽字的第一個國家）序言中所表示的高尙原則的否定。

所有這些湊在一起就成了亞洲的戰爭。

西海岸重行領導

議長，過去西海岸是全國首先要要求停止對日輸出廢鐵汽油以免促成其對華甚至對我作戰的，現在根據我和其他議員所收到的成百成千的函件看來，又是西海岸發動了現在普及全國的要求——我們重行聲明我們要看見一個團結的民主的中國，我們要停止對中國內戰的片面的援助，並且撤回我們的軍隊和軍用物資，而用我們在中國的運輸艦和停留於西海岸的無數商船把美軍從太平洋上運回，要再用我們的壓力在中國促成一個包括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以及其他黨派的聯合政府，我們要表示我們誠懇的希望，希望這種聯合政府能早日在廣大中國的每一村鎮，每一省及中央政府舉行自由的選舉。

在表決中抉擇吧

議長，我們在中國能够站的唯一的一邊就是民主的一邊。

爲了希望早日得到這結果，各個西海岸的議員——從華盛頓來的議員（可非先生和薩凡奇先生）（Mr. Coffee and Mr. Savage）從加里福尼亞來的女議員道格拉斯夫人（Mrs. Douglas）、從加里福尼亞來的議員斐特孫先生和海萊先生（Mr. Patterson and Mr. Haly）——和我今天提出以下的議案，我希望能一致通過，即：

在偉大的美國政治家和世界領導者，故羅斯福總統領導之下，美國人民會與其盟邦共同工作，并肩作戰，以爭取對幾乎征服和奴役世界的敵人的勝利；

美國會和暴政作戰，用去了她最優秀青年的鮮血和幾萬萬來自人民口袋的金錢，以保證所有人民在他們自己自由選擇的和平政府和社會形式下自由前進的權利；

美國的軍隊和軍火已用以加強中國內戰（沒有宣布而繼續擴大的內戰）的一方面；

我們的武裝干涉只能使中國的內戰延長，迫使千百萬人停止他們向自治和民主前進的開端，無限期的擱置我國與中國的有利的商業關係，並且製造另一次世界大戰的條件；

因此：現在請決議的是：我們美國的人民，通過我們所選的華盛頓衆議院的代表們，爲了維持世界和平，並且保證每一民族有建立政府和促進內部改革（他們自己所選擇的改革）的不可侵犯的權利，要求美國總統撤回在華的美軍，運輸艦和供應品，而對中國分爲兩個陣營表示深深遺憾，並且用一切和平方法幫助中國達到應有的地位，而成爲一個強大的，統一的，民主的和富強的國家。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六日）

其二

議長：按本議院前例，那位從華盛頓來的先生德拉塞（Dalacy）可以發表三十分鐘的意見。

德拉塞：議長，我們全體對這位從康乃底卡特（Connecticut）來的女士都表示一種熱忱的關懷。我們都喜歡來瞻仰她的豐采，當她在難得的機會裏親自參加這個團體的時候。我們羨慕她的舒適的馬車，我們喜歡聽到她的清晰的詞句和她的。於不同形容詞的選擇。我想，也許她的最佳妙的，最可羨慕的是政治上的敏才，依靠她的敏才她設法來宣揚胡佛的主義和維持社會主義者不離準繩的政治支柱，所有她這些美德就保證了她重獲那個增光議會的位置。

我們都曉得那位女士是一個環球旅行家。在西海岸那邊有人到東方去，倒並不是一件特別令人注目的事情，在從康乃底卡特來的那位女士所作的對我相當不友好的那篇演說詞裏，我記得她說她到過中國，可是直到她在演說辭裏提到它的時候，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也值得提一提，像別的從西海岸來的人一樣，我也到過那個地方，而且我去過四次。

我想，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在中國接觸過的人們已經在她的眼睛裏染上了顏色。正如我相信我注意過的環境以及和我談過話的人們都可影響我一樣。

當然，我沒有被邀和蔣委員長一道吃飯，我沒有跟大使共餐，也沒有跟中國的任何一個大人物吃過飯。我只是四處奔跑，看看，跟平常人談談話。也許因爲一九二七年我在中國的

時候，恰好是在上海的職工運動被蔣介石僱用的流氓們兇暴的壓制之後，這件事情可能在我對他的看法上染上了一點顏色。對這些事情我常常是很懷疑的。

這位從唐乃底卡特來的女士簡直是站在角落裏替赫爾利將軍拿面巾的。我認爲我們應該更深入的觀察一下赫爾利將軍是怎樣的一個人物。當然，我們都曉得他和油業的關係，以及他和國內一家大石油公司的關係。再者，一家國家頗有貢獻的華盛頓報紙，曾提醒過我們關於赫爾利在胡佛內閣裏當作戰部長時，所作的著名的救濟失業者的辦法。赫爾利先生所讚許的是『殘羹濟貧辦法』，晚星報昨天登載的一篇文章，標題是『瞧瞧貧苦的人』，牠這樣說，對於不由自己過失而被驅出工作崗位的倒靈美國人的那偉大救濟計劃是這樣的：在每家飯館裏放一個收賸飯菜的罐子——事實上是四個，上面清楚的寫着：『肉』，『馬鈴薯』或別的食物等字樣。這是一個標記，使平常有錢在館子裏大嚼的人不要把煙灰彈在盤子裏，因此這些賸羹殘菜對失業者說才不致於不衛生。不過，不要以爲這是慈善的事。在這種辦法之下，失業者要打破頭才能得到這份賸羹殘菜。起草這個計劃的人，我看不出他如何會被人懷疑他對中國的老百姓竟有同情之心。

毫無疑義的，當赫爾利先生第一次到中國去的時候，他就立刻開始改變羅斯福總統和高思大使所執行的政策。當然，在對面廊上的議員們之對華北具有極大的興趣，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因爲許多年前，胡佛先生正在那些地方獲得了他的資財而致富。現在我沒有時間來引證英帝國法庭的記錄，這記錄可以顯出他的威嚇和油滑行爲如何會成功，如果沒有英國法律干涉他對那區域的數百萬元鑛產的侵奪。所以，我說，赫爾利先生和他從前的上司胡佛

先生，對華北經濟資源上有一種念念不忘的興趣。

我可以說，那位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那一天在她談到我的演說的言論裏，並沒有述及我當時所提出的基本論點。我主要的抗辯是這樣：赫爾利比任何一個人都做了更多的足以引起中國內戰的事情。

讓我們看看我們爭辯的根據是什麼。這裏我有一份所謂『共產黨津貼』的報紙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我在這裏要引一篇馬基斯·威爾滋（Marquis Childs）的文章，她在這篇文章裏說：

『如果你對自己的辯論沒有多大把握，對付對方最容易的辦法就是高聲吼叫「共產黨。」』

『當赫爾利不做美國駐華大使的時候，他就這樣做過的。』

『使赫爾利的震怒更不容易爲人了解的原因是：他在中國幾乎完全有他自己的一套辦法。他攻擊最厲害的那些外交同僚，都是在他的請求之下從重慶調走了。他是不要聽他們勸告的。』

然後，他又說到總統給赫爾利的訓令。

這篇社論接着說：

『當赫爾利接到那些訓令的時候，他似乎立刻走上國民黨的路線，逐漸對大使館裏年輕人的勸告動氣，他們曾經催促他去和蔣介石談判，好使兩個敵對的政黨團結起來。他頑固地堅持着他自己的看法，他實在滿意的是，他覺得自己並不需要向對方作很大的讓步。』

議長，其次我要引證另一家受『共產黨津貼』的（借用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的術語）『紐約先鋒論壇報』十月三十日的社論，題目是：『中國的大災難』：

『美國駐重慶大使赫爾利任……職時所遵行的政策的結果，出現了一種嚴重的危險，使美國軍隊可以捲入戰爭的漩渦。赫爾利大使對國民黨（重慶）政府的全力支持造成了一種局面，即美國只幫助中國一個政黨來和另外一個作戰。』

後來有一家聖路易士郵訊報（St. Louis Post-Dispatch）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禮拜三）也作了這樣的批評：

『赫爾利將軍把他所有的威力和所有美國政府的威望來支持蔣介石。這便鼓勵了蔣委員長加緊反對延安集團，而對牠不肯作真正的讓步。可能被我們的外交縮小的一條裂縫，反而扯得更大了。』

那家同樣受『共產黨津貼』的報紙聖路易士郵訊報繼續寫道：

『我們的軍隊現已捲入的中國迷魂陣，乃是赫爾利將軍親自鼓動的。美國的政策確應受批評，可是，要我們的對華政策主要製造者自己來暴露他的失敗，那實在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議長，我想這是很明白的證據，假如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沒有花那樣多的時間去旅行，或花更多點的時間去看看美國的報紙，她就不會像她前次所說的，以為我的話充滿了錯誤。

裘德 (Mr. Judd)：議長，那位先生可以停止嗎？

德拉塞：我不打算在這一點上結束我的談話。不過我很願意讓那位女士來講話，如果她需要的話。

然後我要說到那天我提到的第二個問題，這個問題也被那位女士弄錯了。這個問題是這樣：赫爾利是不是實在引用了一種檢查制度而使得美國聽不到中國有價值的消息？

魯斯夫人 (Mrs. Luce)：議長，這位先生可以停止嗎？

德拉塞：我可以讓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來講話。

魯斯夫人：我不再叫那位先生停止了，因為那天我在本議院議員席上談話的時候，他並沒有出來叫我停止，因為這個緣故，我讓他繼續說下去，不受阻礙。

德拉塞：這位女士相當大方。你們都明白，她沒有對我表示她的意見。但是，當我今天在這裏講話的時候，她可以隨時對我發問，如果她要問的話。

在我的講演裏，我控訴赫爾利鼓勵了檢查制度，不然，他就要負責封鎖華北不讓美國記者繼續觀察的責任。在『共產黨津貼』的芝加哥日報 (Chicago Daily News) 裏有拉海 (Edwin A. Lahey) 的一篇文章說：

『自羅斯福總統逝世之後，我們駐重慶的大使赫爾利曾破壞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去適合他的思想，他認為我們不是單獨對付蔣介石政府，就是單獨對付延安的共產黨政府——赫爾利稱爲一個「武裝的政黨。」』

『許多在中國的美國人的個人看法，都以爲他們的意見是被禁談政治的嚴格軍事法令

壓迫着，或者是被赫爾利所鼓勵的偷偷摸摸的中國檢查制度壓迫着。」

我可以強調的說：「偷偷摸摸的中國檢查制度是受到赫爾利本人的鼓勵的。」

那篇文章繼續地寫道：

「兩者之中必擇其一的真正道路，應當是：不是去說服蔣介石去成立一個民主的聯合政府，就是去製造內戰。」

還有更多證據可以提供出來。我特別要請那位女士注意這封寫給著名領袖，著名美國人，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泰克薩斯州 (Texas) 議員的信。這封信是由五位著名新聞記者簽署的，他們在中國都有很長久而且很卓著的服務成績。這封信寫道：

「那些人指的那些遠東專家，我們國務院裏做事的人——曾被赫爾利很無情地攻擊過控訴過的是不能替自己辯護的。因此，我們感到，我們既是被美國新聞界派到中國親眼視察的人，我們便要把我們信以為真的專公人於世。在赫爾利出任大使的時候，重慶美國大使館的職員是由好的誠實的美國人充當的。有一些是自由主義者，也有一些是保守主義者。他們都有同一的特點——他們都把親眼看到的事實報告給美國政府。」

「作爲一個新聞從業員，我們的確很有興趣的看見我們受過專門訓練的特派記者們所發表的報告，能和過去一年中赫爾利的官方報告擺在一起比較一下。」

「赫爾利所攻擊的人都曾經在中國度過艱苦的年頭，他們爲了美國的利益不怕瘟疫和轟炸。我們在飢荒區，在防空壕，在前線遇見過這些人。爲了我們的民主共和國，他們嚴肅而刻苦的服務着，像每一個穿上制服的士兵一樣。」

「赫爾利不同意他們，而且解僱了他們。這樣做，他就替自己和國務院斷絕了美國新聞的來源，而他的前任者認為這些新聞的來源是有價值的而且是客觀的。」

敬重你們的人某某等上」

在這封給參議員的信上簽名的當中有最著名的記者之一，代表美國出色刊物「時代」雜誌、「生活」雜誌和「幸福」雜誌的懷特（Theodore H. White）先生。此外還有前遠東美國新聞處新聞局局長而曾經任紐約先鋒論壇報工作的瓦茲（Richard Watts），著名的廣播評論家西佛羅德（Eric Severald），以及名新聞記者茄各拜（Annalee Jacoby）和貝耳登（Jack Belden）。

我以為這也許又是所謂「共產黨重大陰謀」的一部分，而企圖破壞美國的對華政策，那天在議員席上我會聽到這樣的說法。

現在，我提出另外一個問題，一個曾為這位女士爭辯過的問題（她並不厭煩而在於要避免這個問題，她會把別的問題同這個問題牽連在一起）。這問題是，到底史迪威將軍和高思大使在中國做了些什麼事情？在這裏，我有另一種共產黨史料——一種出色的共產黨史料——聖路易士星時報（St. Louis Star-Times）牠這樣說：

「我們讓自己被拉進殖民帝國主義集團裏去反對共產黨帝國主義罷，這對於赫爾利的使命也許有某種決定力量；但是，考慮一下他在蔣介石面前所玩的把戲，他似乎忘記了一般的老規矩，一個走進法庭的人應該帶着一隻乾淨的手。他的前任高思大使曾經不辭辛苦地為重慶和延安築了一道抵抗日本的堅固戰線。鉄面無私的『焦叔叔』（“Vinegar Joe”）」

史迪威也是這樣做，可是當赫爾利大使登台之後，史迪威却被召回了，可能是出於蔣介石的請求。」

在這裏，我有另一個消息，但我不預備詳細的引用。這個新聞的作者是「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又一家著名的「共產黨報紙」的記者愛金生。他在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報導是：

「史迪威將軍解職的決定，對中國有最深刻複雜的關係，同美國對華政策及盟軍在遠東作戰的努力一樣。在中國，這件事情表示了垂死的反民主政權在政治上的勝利，這個政權對維持自己最高統治權比把日本趕出中國的領土更爲關心。美國現在最低限度是在消極的支持一個已經逐漸在中國失去人心的政府。這個政府設有三個特務系統和許多收容政治犯的集中營，用以壓迫言論自由，對付民主力量。」

我要強調下面的一段

「蔣委員長和史迪威將軍之間最基本的不同點是這樣：後者曾經熱心的主持不延緩地全力抗擊日本，然而蔣委員長卻希望他不這樣做……」

史迪威將軍解職和繼承人派定的結果就是我們默許一個不開明的，無良心的專制政體的存在。

史迪威和高思在中國的職務是被人認爲滿意的。那天我在本議院說過，他們的政策就是羅斯福的政策，也就是美國所應執行的政策，這個政策是要使兩個敵對的政黨合作，不袒護任何一邊地使重慶延安和居中的民主同盟等黨派在一個聯合政府下面合作，這個聯合政府要

走向自由選舉以及必要的內部民主改革之路。

我想未免太輕率了，這位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在議員席上竟說我提到的華北政府簡直不能成爲政府。她同樣的作了一個結論，認爲北方的武力只能協助別的部隊抗日，但是本身並沒有整齊的隊伍。當然，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一點，這位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曾經說過，這些抗日部隊所做的，所有普通人都能做。他們祇是游擊隊伍而已，他們儘可能的發動戰爭，但是讓我們看看這些戰爭的範圍。

在議員席上有人提過共產黨的謊言（用任何術語都可以，例如「謠言」之類），我以爲這是說，重慶政府和日本之間的戰爭微乎其微，而大部份戰鬥都由北方的游擊隊擔負。那位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沒有提到我那天所說的數字。我不相信她能夠說得出來。

這本書是斯坦因著的『紅色中國的挑戰』。他是前『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和漫徹斯特導報的記者。我不以爲我應該費唇舌來爭論這些是不是紅色的刊物。這本書裏說到第一個記者參觀團最近在華北花費了三個月的功夫。他在第三二七頁上這樣寫着：

在華北的十四個日本師團約二百二十萬人之中有百分之八十四是對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作戰的。只有百分之十六和從前國民黨率領的大軍的殘餘部隊在廣闊戰場的邊緣上對峙着，這個戰場在戰爭初期曾經被日本部隊縱橫馳騁過。

然後他又指出華中和華南的情形。在我演說詞裏我說百分之六十四的在華的日本軍隊是被北方的游擊戰士牽制着，這些部隊沒有得到美國的武裝，而且在重慶政府嚴密的封鎖下斷

絕一切國內的接濟。這是基於從中國各部分的關係上得來的百分之九十四，百分之五十九·五和百分之二十二平均數。數字擺在諸位面前，我不願意花許多時間在這裏來統計它。

此外，日本當然有一種有力的證據，證明他們認為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厲害。在三九六頁上有一段是摘錄日本人的話：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皇軍對重慶軍隊及共產黨軍隊作戰結果的數字上看，很清楚地，東亞和平的障礙已經不是重慶政府，而是中國的共產黨。共產黨軍隊的頑強遠超過重慶的軍隊。』

現在，朋友們，議員們，這也許不足證明出什麼事情——這也許是日本的宣傳而已。但是這說明了他們在尊重他們的敵人，而且毫不顧忌的在和他們作戰。

那位女士也說過華北是沒有政府的。我身邊還有另一個著名的美國記者福爾曼的一本書，叫做『中國邊區見聞錄』。他也到過華北，在他的著作裏有一章叫做『鄉村民主政治』（Village Democracy）。我不想花時間來唸它，但它告訴我們：那些農人們正在實行那些計劃。它告訴我們：在一個小村落裏也有自由選舉，別的村落也是一樣，那為國家的自由而戰鬥的整個抗日地區都是這樣。它也告訴我們：不論在那種情形下，共產黨在選舉官吏的席上總是把自己限制於三分之一的席位。（我不相信我的政黨或那位從康乃底卡特來的顯貴女士的政黨，會自動地在這議會或旁的團體裏只願佔三分之一的席位。）它的目的，照那天我所說的，就在把所有各階層的人都吸收到鄉村民主制的政府裏邊來——並不像我們這樣極複雜的，工業化的民主——只是鄉村民主政治而已。從那些村子裏選出代表們——人民的代表

們——來參加全區行政會議的工作。可是那位女士偏偏否認華北有政府。

我現在對蔣介石統治下的沒有民主要說幾句話——我稱國民黨的政策是一黨獨裁制，那位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也不太喜歡這種制度。我這裏有許多報導可供參考。其中有一段還是蔣介石自己的話。最奇怪的是他的一本著作——中國的『我的奮鬥』——叫做『中國的命運』的從不肯有半個字讓人譯成英文，他的嚴密的檢查制度也不允許有任何譯本從中國出口。更奇怪的是，沒有一個記者被允許過而從蔣介石的這本書上引一行下來。

我們裏頭有些人不明白這是爲了什麼，於是向國務卿要一本來看看——國務院有一個譯本，可是國務卿只是微笑地說，他想這個時候還沒有到用牠的時候。議長，如果兩個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腦人物都認爲這本書是炸藥的話，我願意相信他們的話。我不要信任工人日報（Daily Worker）和其他一些所謂共產黨的報導。

這裏我還有蔣介石『民主』的證據：

今天國民黨是被一個腐敗的集團控制着。這個集團包含着一些最壞的塔馬尼派俱樂部（Tammany Hall）和西班牙異端裁判所之類的份子，兩個沉默而神祕的兄弟陳立夫陳果夫，在重慶的外國人都曉得他們是CC派的領袖，他們實際上通過了任官權、特務、偵探和行政權威的關係控制着全國的思想。現在這個材料是取之於有名的刊物：一九四四年五月一日的『時代』。我想，很明顯的，從康乃底卡特來的這位女士沒有費時間去讀『時代』雜誌，同時不去了解『生活』雜誌。

再者，我要將把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大美晚報的一篇重要文章提請諸位注意，這是

最近由一個卓越的中國問題專家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寄到我的辦公室裏的。這篇文章和史沫特萊小姐的信都告訴我：蔣介石剛把一位叫杜月笙的先生派回上海作他自己的代表。

這位杜月笙先生是上海一個聲名狼藉的流氓。他就是在一九二三年率領暴徒破壞中國工會(他剛剛在上海開始發展)的人。他是販賣鴉片的大王，娼妓的大王，又是衆目昭彰的惡行的大王，當我在上海的時候，我曾親眼看過這樣惡行的一部分。過去和現在他都是中國的凱奔(Al Capone)。現在他被民主的強敵蔣介石派回上海去了，而我們却把軍火供給蔣介石，並且犧牲美國人的生命，替他壓抑中國人民關於選舉鬥爭及簡單土地改革權利的要求。

荷夫曼(Hoffman)：議長，那位先生可以停止了嗎？

德拉塞：我可以停止，因為這位先生今天早上是這樣好。

荷夫曼：蔣介石在聯合國組織裏代表五強之一，你看我說的對不對？

德拉塞：我說不對，他代表中國的一個大的政黨。假如所有中國的政黨都能夠團結在一起，我們便可以在那裏看見進步，看見一個市場爲你的大工業開放了，爲我的航業開放了。

荷夫曼：他不是被公認爲中國的代表嗎？

德拉塞：被哪個大國承認的呢？

荷夫曼：被聯合國組織，美國，蘇聯，大英帝國承認的。

德拉塞：他是被承認的，他的政府也是被承認的。

荷夫曼：你要我們拒絕幫助他嗎？

德拉塞：我主張拒絕幫助他在自己國內進行內戰，而根絕民主的幼苗和有限度的社會進

步的幼苗。

康菲爾得 (Carfield)：議長，那位先生說完了嗎？

德拉塞：沒有到這個時候。

那天我在此地提出來的另一個問題是，赫爾利將軍之改變羅斯福和高思大使的政策，使我們在中國喪失了友情。

開斯 (Mr. Carey of South Dakota)：議長，那位先生可以說得簡單點嗎？

德拉塞：我本不願意出此，如果你非要如此不可，我是可以的。

開斯：這位先生老在提起羅斯福高思政策。我只要說，當陸軍部小組委員會九月間在重慶的時候，我們和赫爾利將軍，他的屬員以及所有可能請來的美國代表開了一個會。在那個時候，赫爾利將軍坦率地說他被派到中國來，並未負有支持中央政府的使命，如果他認為可能成功；或他被派到中國並非去支持中央政府，如果他認為這是最可做的事。但是羅斯福給他的訓令是說支持中央政府的。

德拉塞：他作這樣的解釋，這正是引起內戰的原因了。

裘德：羅斯福沒有把赫爾利派回中國去嗎？

德拉塞：你知道有一個舊日的寓言，說有一個老者從街上走過，看見一條毒蛇躺在垃圾堆上被霜凍僵了。他把它拾了起來，放到懷裏去烘暖。體溫真的使毒蛇溫暖了，但是我們都曉得這個寓言的意義何在，那條毒蛇。却在那位憐牠的人胸口上咬了一口。

裘德：貝爾納斯沒有催赫爾利回去嗎？

德拉塞：這個時候我不預備多說下去了。

我在本議院提到的是：在中國，我們曾經實行武裝干涉，而我們在那邊主要的並不是爲了解除日本的武裝。在這一點上，我要引另一種共產黨的報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的『時代』雜誌上曾說過我們武裝干涉的影響：

『美國在華的時間和全部精力都用在對抗毛澤東，而替蔣介石的中國求統一。

『在紅色中國的心臟裏，前清首都北平曾被蔣介石的第九十二軍和九十五軍的美國第十航空隊從漢口上海運去的〕很敏捷的佔領了。美國空軍又把蔣介石的第九十四軍運到了新四軍所包圍的上海，後來美軍在華總部也遷到這個城市裏，南京已被空運的新六軍堅強的守住，廣州則被步行去的美國訓練的新一軍守住。

『在中國海岸上，共產黨的八路軍控制住一個孤立港口——煙台。但是有一隊強大的美國海軍在海岸外邊巡邏着。美軍在有戰略意義的天津和青島登陸了，而且毫不在意的佔了下來。後來他們把城市圍繞起來讓給國民黨政府，別的海軍派遣隊在北平和秦皇島也舉起了他們的旗子。

『美國在用刀支持着她的强有力的外交，共產黨是沒有力量來阻止的。』

我也想到另一種有名的共產黨的報導——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牠對於我們干涉中國所產生的結果有一篇很好的解釋。下面就是『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的記者華爾克（Gordon Walk）所寫的一篇文章。

美國的任務是在擴大中國內戰嗎？

華爾克

海軍陸戰隊幫助蔣介石的工作

中國國民黨陸軍司令部滿州十二月五日電——美國參加中國不宜而戰的內戰，將來幾乎一定是有增無減的。

這是視察過中國最危急的東北區的一個觀察家所得到的印象，那裏的美國海陸部隊表面上是爲了幫助遣送日軍而留下來。

更現實地看看這個問題吧，約有五萬海軍陸戰隊，加上美國的第七艦隊，目前在這裏并没做什麼復員和遣送日軍的工作。每星期只有很少數的日本人被集合起來用船送回老家去。但這和他們若肯誠心地負起責任就能送走的數目比較起來不過是桶裏的一小滴水而已。

幫助國民黨的努力

事實上，美軍在這裏是中國國民黨政府所邀請的。不管這些陸戰隊和海軍可能擔負着什麼樣的軍事任務，他們在這裏的主旨是在於支持國民黨軍隊的兩種努力：阻止中共對抗與完成重佔滿州的任務。

在陸地上，美國海軍陸戰隊的作用非常像『活動的艦隊』——海軍陸戰隊的留駐對於中共比他們的實際行動更成了一種威脅。海軍陸戰隊留駐平津，他們的給養是來自一條通海

的鐵道，這條鐵道會在南滿把大量給養運給國民黨軍隊。所以海軍陸戰隊之保護他們自己的供應線，也就是保護着國民黨的供應線，官方都已認為這是一種『暗合』了。

山東半島上的重要港口青島，美國海軍陸戰隊表面上爲了復員大約七千數目的日軍，而幫助國民黨佔領了這個城市，海軍陸戰隊如在履行這種工作任務的過程中，實則有助於阻止中共佔領這城市以及它主要的重工業網；那些也是官方所『沒預料到的』。

美國第七艦隊中也流行着同樣的情形，上月它載了海軍陸戰隊登陸，最近也載了國民黨部隊在遼東灣某些地點登陸，第七艦隊開來的官方理由，是幫助受降和遣散日軍。倘若艦隊在這過程中送國民黨軍隊登陸使他們得以包圍或攻擊中共部隊，那也是不在官方行動計劃之內的事情！

隱晦的目的

這裏的觀察家，不需要很久便知道，美國部隊比他們遣散日軍更積極地幫助國民黨。尤其是上週末美國第七艦隊新司令，海軍中將巴比訪問南滿國民黨軍隊司令杜聿明將軍時，這裏美國軍事當局的實在情緒便更清楚地顯明了。

這次的拜訪和遣散在華日軍的問題並沒有多大關係。簡單地說，美國非官方地對國民黨軍隊的進展已感到很大的興趣，而海軍中將巴比正好是在中國境內最合格而又最公正的觀察家之一。

先不談這些情緒是什麼吧，事實上，美國的軍事長官們——不靠美國對華政策的任何明白定義來支持他們——好像迫得要玩弄一種政治與軍事的詭計似的。

這對於巴比中將和魏德邁中將一流人分明不利，無論在戰場上或者在國內，他們的任務，人們都不了解。他們所面臨的形勢大約是這樣的：

蔣委員長的國民黨軍隊的實力還不足以遂其所欲。這裏的第十三軍和第五十二軍是中日戰爭時受美國訓練與裝備的二十師之一部。但他們依然缺乏裝備而且沒有實行充分的軍事控制來保護他們自己的交通線。

他們到華北與滿州的供應線已經過分伸展，倘若他們繼續前進，則供應線就會更加薄弱而且要遭受破壞了。這使得國民黨在華北的地位不能佔優勢而成爲潛在的軍事力量或實在的軍事力量，同時這對他們用以作在重慶和共產黨舉行政治談判的後盾的軍事力量大爲不利。

簡單地說，國民黨軍隊根本就沒有在中國廣大地區建立他們控制的能力。即使有了由於美國海陸佈隊的留駐而得來的實際援助，他們還是不足以建立這種控制的，所以，在地球上這一悽慘的角落所懸着的最急迫的問題，就是美國是否想完全撤離中國，或者分開地給予國民黨以足夠的支持來迫成某種決定，除非這個問題不久得到了解決，這裏的局勢可能變壞到威脅整個遠東的安全。

美國對國民黨的更大支持，並不一定表明無可置辯地參加反對共產黨的一邊。這裏的某些方面，包括最能幹的觀察家，指出第一步應當從現在新幾內亞與菲律賓境內堆得要腐爛的軍用供應物資當中抽出一些來供應中國，而這種供應可以規定在這樣一種方式下行之：即是只給予國民黨足夠的援助適以促成國共間的妥協，但又不足以造成國民黨太佔上風

的優勢。

這樣的妥協可能有一種鬆弛狀態的結果，共產黨控制着某些省份而順從中央政府，但又要指出一種妥協有許多地方也可能使得中國因內戰而分裂，無疑地正像這國自個兒來決策時的情形一樣。（完）

美國的這種武裝干涉政策是否在中國會得到許多朋友呢？我以為是不會的，只會在那兒得到許多敵人；使我們得到敵人（當我們希望他們成爲我們朋友的時候）的一種外交政策有什麼好處呢？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他們的雜誌『民主』（二卷九期，一九四五年，九月六日版）上攻擊過那位魏德邁將軍（這些是自由主義者，不是共產黨或共產國際的人），他們說：

『所幸魏德邁將軍不喜歡公開演說，因爲當他公開演說的時候，他的演說常常激起焦慮與不安，這是由於他所做的，正像他所說的一樣，極其影響中國人民的利益，而且如果我們從他說話時那忽略與不負責的態度來判斷，我們會覺得魏德邁將軍從來不會認清他在今日中國的重要位置。』

『因爲中國人民還保留着一種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三方面同樣不偏的態度，我們要求魏德邁將軍及其他在華美國軍政首長不要使中美二國之間的恆久友誼蒙受損害。』至於我們的登陸華北，讓我們看看中國民主同盟五大政黨的意見。十月裏他們在重慶舉

行的全會上議定了一個綱領，極其非難我們的干涉政策，並且警告蔣介石不要依賴『某一強國以圖一時的苟安。』

這些並不是我們在華北幫着鎮壓的一萬萬人民，這些都是蔣介石已保有統治權的人民——在重慶政府下的一些自由主義者和民主團體。

爲了更進一步的證明，我再援引先鋒論壇報和『共產黨所津貼』的聯合社的報導：

『美國在華北的登陸

重慶十月一日電——中國一個中立的政治發言人今日宣稱，當國民黨與中共正努力籌劃一個統一的中國政府的細節時，他深恐美海軍陸戰隊的登陸華北會「使中國內部問題愈趨複雜。」

中國民主同盟領袖之一羅隆基博士稱，中央軍會跟海軍陸戰隊到天津和北平，而且可能與駐紮在該地城外的中共軍發生衝突。

羅博士說，「我們歡迎美國在解除日本武裝時對我們的幫助，但我們希望它不致使中國的內部情況愈趨複雜。」

是的，議長，赫爾利的政策在中國並沒有贏得友誼，也不能贏的友誼，不管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如何曲解我們的對外政策。她曲解它，恰同赫爾利將軍一樣。相信了他們，就是相信胡佛與羅斯福是相似的人，而且，雖然有了我向本議院提供的一切證據——證明赫爾利的不信不忠及其缺乏公正，證明他所執行的不是一種外交的政策而是一種外交病的政策；不顧這許多的證據，赫爾利在中國對蔣介石說，如果他能完全剷除異己，美國必定支持到底，

赫爾利實在是企圖用這樣的話團結那不太快樂的國家。

我並非指責這位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缺乏公正，至少，就她自己說，她相信着而且聲稱她相信一種干涉政策——武裝干涉，因為根據最近情況看來，這個名詞不可能作其他的解釋。她相信於美國的軍隊，物資和配備應使用於中國來壓制人民對於民主和簡單改革的要求。

從所有赫爾利的談話——他的特別冗長的以及他所強調的言論——當中，以及從他的偉大崇拜者和辯護人——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的言論當中，我們只能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他們都不信賴中國的民主，他們不贊成美國想用和平的方法把在太平洋彼岸的那大國團結在一個聯合政府之下。使別國民主的這樣政策，是對我們舊日的敵人宣傳的。那些國家的人民倒能享有民主，而我們却否認我們友邦的民主。我們却不幫助把民主帶給中國人民。

在武裝干涉主義者和主張和平民主的人們之間，在從康乃底卡特來的這位女士和我自己之間，在赫爾利將軍和故大總統羅斯福之間，存在着一個不同的本質。

羅斯福直到臨死時都堅決主張着促成一個統一的聯合政府的政策，在這個聯合政府之中包括着蔣介石及其黨內自由主義份子（現在事實上成爲蔣介石的囚犯）的力量，現在被蔣介石認爲非法的民主同盟五個政黨，現在成了武裝攻擊的罹難者的共產黨，以及言論自由的權利現在已爲蔣介石所壓制的無黨無派的團體。

這並不是中國國內蔣介石與共產黨之間的一個鬥爭（如羅斯福所看到的），而是蔣介石與中國其他一切團體之間的一個爭鬥，只有通過一個聯合政府，中國的民主才能有保證，因

爲只有這樣一個聯合政府才能使中國人民實行自由選舉，蔣介石對人民保證的一種選舉，只存在於他撲滅一切反對力量之後，這是希特勒的一種政策！

究竟赫爾利是否看到了他自己的個人政策（或者說，他個人歪曲羅斯福政策的方法，如果你喜歡這樣說）是爲了什麼？究竟他是否看到了他這個政策會把他引向怎樣一個結果？我無從知道。

不過，從康乃底卡特來的這位女士想把羅斯福的外衣披在赫爾利身上來保護他的企圖，顯然是在歪曲歷史而想破壞本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總統之一的死後令名。

我謙遜地向這位女士指出一種辦法。不管她對我的話以及我今天在這裏引用的任何一個權威的話同意與否，不管她是否真正相信共產黨有這樣大的險謀，竟侵入了紐約時報，先鋒論壇報，芝加哥日報，聖路易星時報，甚至又侵入了『時代』雜誌，『生活』雜誌和『幸福』雜誌，不管她是否相信赫爾利和羅斯福是一對孿生兄弟，撇開了這些區別，我相信她由於她目前所佔的地位，才會在她自己的委員會（外交委員會）里站起來，要求聽一聽本議院六個議員當我第一次在這裏談到中國時所述及的決議案。

如果她認爲她立足是穩固的，那末就讓我們提出我們的證據吧，讓我們在庭上見面吧。讓我們不要只聽赫爾利的，讓中國的故事如由那些熟悉內幕的人們來說了吧——例如史迪威將軍，前大使高思，那些現在正要把他們在中國的耳聞目睹宣佈出來的記者們，以及才由太平洋彼岸回來的商人們。

讓我們聽聽熟悉真情之人的意見吧，我承認我對目前中國形勢所有的知識都不是直接的

，不過我都指出它的每一個來源，讓這位女士也照這樣做。

本國人民應使這種討論從謾罵的水準提高到明白表現事實的水準。

如果她也同我一樣的立足在穩固基礎上，她就不會有一點猶豫而接受我的挑戰，以運用她的影響（她的影響對於她自己的委員會里的黨內同志是很大的）而達成對本議院第四百零八號決議案的一個廣泛普遍的討論。

本國的人民是應明白事實的，當他們明瞭事實的時候，他們就不會關心這位從康乃底卡特來的女士對於我和我的意見作何看法。也不會關心我對她作何看法了。

因為當美國人民知道真相的時候（這是作為外交委員會一份子的這位女士的職責所在，她應向人民報導出來），當人民曉得事實的時候，我的確相信他們一定堅持要恢復太平洋和平，中國民主的政策。

議長：這位從華盛頓來的先生已經滿了三十分鐘。

德拉塞：議長，我要求全體同意校正並擴大我的意見。

議長：對於這位從華盛頓來的先生的請求有反對的嗎？

沒有任何反對。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七日）

其二

德拉塞：議長，衆議院第五三五六號決議案通過以軍事援助中華民國，這議案規定總統

有權替中國做海軍方面的事並訓練海軍，作技術上的勸告，而且有權把海軍船隻和海軍器材讓給中國。我們並非爲戰爭而供給中國艦隊，我們並非援助反動封建的軍閥集團去鎮壓他們的同胞，我們是授權美國總統去幫助一個姊妹國家，在發展她的海軍這個基礎上，爲她裝備一隻小型艦隊，俾能肅清內河的盜匪和保障海岸的安全，當這種物質上的援助將要給予中國的時候，我們要求總統能够慎重從事。這是我今午發言的主要之點。

當杜魯門總統派馬歇爾將軍到中國的時候，他已經清楚說明了美國的目的。他力主促成一個包括各黨各派的民主政府在中國實現，他力主軍隊國家化，他呼籲建立一個團結民主的中國，當時他作了一個有重大意義的結論：

『當中國已走向如上所述的和平團結的道路的時候，美國應該準備在合理的途徑上協助國民政府，使她能叫全國復員，能改進農業經濟與工業經濟，同時建立一個軍事機構，俾能保障國際和國內的和平與秩序。』

在今天，假如這議案的主旨是以海軍裝備援助蔣介石的反動獨裁政權去進攻廣大的懷抱着熱望的中國民衆，那末，我相信這議案在本議院里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我也相信，任何一種動議如果企圖供給軍事力量來維持一個完全依賴外國軍隊與裝備的政府，那末，這種動議將不會得到美國廣大輿論的支持。在衆議院第五三五六號決議案上，第四行是這樣寫着：

『當總統爲了公衆利益決定這樣一種辦法應予施行的時候，根據他認爲合宜的其牠條件與情況，隨時他有權替中華民國在各方面效勞，並給她以各種方便。』

很清楚的，在這項議案上，國會正授權總統全權決定由這議案而定的海軍援助的時機，

也就是給了總統另一種方法而藉以強調美國的主張，使中國已有的政治協議得到澈底實現。這也會使總統可能給中國以其它重要形式的援助，作為進一步的誘導而促成中國聯合政府的實現，在這個政府裏，民主同盟，共產黨及國民黨領袖都有代表參加。

我們不能說，中國不需要進一步的勸導或壓力。也不能說，馬歇爾所努力促成的協議不會實行，中國是沒有危險的。報紙上已經充滿了關於東北戰事的傳聞，以及上海、重慶一帶的有意的反蘇言論和示威運動。甚至我們的政府已經就東北日本工業的損失對蘇聯政府提出通諜。據報載，某一個紅軍將領向美國記者表示：蘇軍從滿州撤退的日期，將不至早於或遲於美軍自中國撤退的日期。

很顯然的，一個緊張的局面已經開始。很顯然的，中國國內的反動集團和控制着龐大新聞機構的美國的强有力的金元帝國主義者，已經計劃破壞杜魯門總統的對華政策和馬歇爾將軍的初期的卓越成就。很清楚的，有一些力量企圖用美國槍桿在中國樹立一個反動的傀儡政府而作為在他們所要求的反蘇戰爭中的前哨。正是他們在兇暴地破壞着中國的政治協議。

這也正是與蘇聯為鄰的東北為什麼是一個最好的試金石，能測驗一下美國是否堅決要求一個團結民主的中國，包括着所有進步的中國人，他們主張政府改革土地、稅收、教育、衛生，以及其他一切關係着四萬萬五千萬人類福利的事業。

在本議院裏，有很多人正力主美軍從中國撤退，我們已經感覺到美軍在中國土地上出現，將給予中國有歷史性的排外運動一種口實，並且這更是蘇聯重視的問題。更重要的；在赫爾利政策之下，——就是說美軍駐在中國正扶持着蔣介石的腐敗的反動政權，並且供給他技

術上的力量去壓制愛好民主的中國人民的不可避免的革命運動。

我相信議員諸君一定樂於聽取我從杜魯門總統那裏得到的信，信是二月十五寫的：

「議員閣下：我已經接到馬歇爾將軍的另一報告，假如事情一如其目前情形而繼續的順利進行，我相信在本年年底以前，我們可能撤完在華駐軍，我們現在正以中國士兵代替我們的陸戰隊。

「如閣下所知，在中國，運輸條件是最惡劣的。在目前情形之下，所有從華南到華北的軍隊的調動只能藉助於空運或水運。假如中國的這兩種機構最後能聯繫在一起，情形是容易變好的。因為在華北的軍隊就可用在救濟目的上了。

「馬歇爾將軍已從事於一個光輝的工作，我希望我們可以發見一個團結的中國與美國在遠東的一個好朋友。」

馬歇爾將軍已經在歸途中，他將向杜魯門總統報告一切。

不過，很顯然的，當前東北的情況，正足以損害這一封函件以及為促成民主團結的中國而採取步驟的精神。

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在竇丁（Tilman Durdin）的一篇文章裏說：中國共產黨要求在東北成立一個聯合的行政機構，這個機構由一切抗日力量的代表組成，包括着國民黨的力量；他們並且解散一切日偽軍，撤消地方自治與省自治。

那報導是在星期六發表的，緊接着來了一個電訊引用中宣部的談話，說蘇聯政府會有四項經濟上的提議，但迄未舉行任何談判。第二天早晨——星期天，從中共方面傳出消息：東

北戰事業已進行，夜間又從重慶方面消息證實中國有了戰爭。

因此，事實是，成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民主的東北行政機構的建議，已在戰場上遭受中央政府的拒絕了。

但是這個建議却正是最近政協決議所賴以產生的基本原則，這個建議也正是杜魯門闡明美國在華目的的公告的中心意旨。

當然，在馬歇爾協助之下所完成的停戰，是允許軍隊在東北調動的，由美國海軍運送的中央軍，一如共產黨和從遊擊隊時期即已駐在東北的其他武裝部隊，業已開入東北，兩方面都在尋求一個有利的地位。

關於這種情況的，最值得注意的事，就是當東北軍事衝突證實的第二天早晨——星期一早晨，在上海，重慶爲中國政府所控制的報紙，開始指責蘇軍，不如期撤離東北，一天以後，報上就刊載學生示威遊行並要求蘇軍撤離東北的消息。

在報紙上發表的這些要求，乃是在星期一提出的，星期一是緊接着星期六，中國宣傳部長在星期六還十分鎮靜的說，蘇聯已有經濟上的提議，但迄今未舉行任何談判，兩天以後，政府控制着的報却開始瘋狂地攻擊蘇聯了。

當中國學生要求美軍撤離中國的時候，他們的示威遊行會遭到蔣介石的特務殘酷的打擊。當他們要求蘇軍撤退的時候，他們會得到中國和外國報紙的優待。

關於東北情況的實際內容，還有另一個極饒興趣的側面新聞，緊接着紅軍從瀋陽的撤退，一部份美國報紙用一種新奇的語調發了警報，說共軍要向瀋陽暴動。這樣似乎不僅蘇軍留

駐東北是不對的，就是蘇軍的撤退也成爲不對的了。

當然，真正的困難是，國民黨從沒有真正統治過東北；當滿清被推翻的時候，中央政府在東北除了取得宗主主權之外，沒有得到更多的東西，地方軍閥們（著名的少帥就是其中之一）統治着東北。中央政府在東北的微薄權力早在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入之時，已摧毀殆盡了。而在這十五年中作愛國鬥爭的却是人民的遊擊隊伍，沒有降敵的軍閥隊伍的殘餘，以及由共產黨領導和組織的武裝運動。

現在，當然啦，在美國軍艦運輸和裝備之下，中央政府在進行攫取東北了。

東北之應成爲中國的一部份，這是沒有疑義的。不過，圍繞在蔣介石周圍的那些死硬派，都不願接受一個代表政府的原則，一定不能讓他們的野心利用美國大企業帝國主義者熱烈同情反蘇的心理。

假如蔣介石，民主同盟和共產黨之間的基本的協議不能在東北實行，某種臨時代表各黨各派的政府不能在那裏成立，那末，一個嚴重的危機是，整個協議就會在東北這個礁石上破滅了。一個嚴重的危機是，迄今控制着蔣介石的反動軍閥，就會從反蘇心理的美國人身上想到有力的援助，而引起一個血淋淋內戰的潛伏着的大火了。

這樣的一個戰爭，會使美國在中國早已發展起來的大規模市場瀕於毀滅。這樣的一個戰爭，將使中國民主進步事業延遲到兩世紀以後。就中國在亞洲和太平洋的地位來說，這樣的一個戰爭會成爲一個新世界大戰的溫床。

從這個陰暗的局面看來，今天的這個議案比原來的更爲重要。我們要聰明，在議案上對

援助的時間和條件不必作硬性的決定。按照衆議院第五五六號決議案的條文，我們授權總統在適當的時間與情況之下，在吻合於所宣布的政策條件下，把美國願給中國的海軍船艦用來發展一個真正有力量的、真正民主的、澈底進步的中華民國。

我自己希望馬歇爾將軍能召開中、美、蘇、澳、法、等以及其他與亞洲利益有關的國家的一個會議。我們的目標應該是，使得所有外國軍隊從中國及亞洲各國撤退，而從事於促進民主政府與進步經濟的建設。

殖民地問題是今天最棘手的一種問題，五強必須迅速爲現在淪於殖民地地位或半殖民地地位的一切人民的解放和自治採取一個共同的政策。缺少了對這火藥性的問題的決策，甚至在五強之中也不可能長久協調的關係。我們必須幫助殖民地人民得到獨立并能在政治上及經濟上自立更生，否則他們就要在有摧毀性的蕭條時期及澈底破壞的原子彈戰爭里付出代價了。

衆議院第五五六號決議案的確是給了杜魯門總統又一個誘導的工具，以促成中國初步政治協議的迅速實行，而實行的程度是要有助於達成美國人民所支持的偉大目標。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二日）

其四

議長先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院（按指衆議院）有六位議員提出議決案，主張立刻從中國撤退一切美軍，運輸和供應而且敦促美國作最大的努力，在自由選舉的基礎上

，使中國敵對的政黨成立代表性的聯合政府，以從事於土地、稅收、和政府的改革。

到今天，因為所有在中國的一切國內和國際的力量都在阻擋中國的內戰，所以對衆院第四〇八號決議案是沒有可能再加以討論了。

在議員席上把美國對目前中國內戰所負責任的鉅大暴露出來，也許會小有助於喚起美國人民去阻止我們那可恥的那對中國民主力量的軍事干涉，就是爲了這個希望，我向我的同事們發表這個演說，而且邀請其他有相同志趣者參與。

「假如你對你的辯論沒有十分信心，」傑出的報紙特刊的編者馬爾蔡斯，查爾滋有一次曾經說：「處置你的對方的最容易的方法是大聲，指罵他是共產主義者」。

這種呼喊已經把中國內爭的實質弄得模糊不清了。

X X X X X

在國務院臨時調查情報局所編的叫作「華北共產黨的經濟」的一個不公開的國務院文件中，可以找出頭腦冷靜的美國人對國共兩黨政策主要的歧異點的客觀的評價。

「國民黨」，這個報告上寫着（第十三頁）「也贊成『耕者有其田』的原則，但在對這個原則的解釋上則和共產黨不一致……由大地主所把持的國民黨……鼓吹人民多墾種可用的田地，但這些人民是作爲佃戶，而非作爲所有主而耕種的。」

「國民黨和共產黨間具有決定性的區分是，國民黨的政策是保護地主的收入，而共產黨的政策是要求足够的土地以保障農民的經濟安全……」

X X X X X

共產黨人，據這個未經公佈的國務院報告上說：「指出國民黨全部限制經濟發展的政策，必然會限制外國的投資而不利於中國的工業成長」，他們（共產黨人）因之攻擊「官僚資本主義」，他們說這種「官僚資本主義」使得私人企業和為中國的更進一步的成長所必需的企業精神一齊喪失勇氣，（第二十九——三十頁）

聲言訓政時期的必要。國民黨的反動領導集團放棄了自由選舉，指定一切官吏，包括大學教授，而且維持着三個龐大的特務組織，這個特務組織用着集中營、綁架、苦刑和暗殺當做政爭工具，國民黨現正在企圖征服以前從未在它的統治下的東北。

中國共產黨人，雖然是國民黨外唯一擁有武裝的集團，但在反對蔣介石獨裁政治上，它是並不孤立的，包含着六個小政黨的民主同盟，它的盟員雖然不很多，但在職業界和智識階級中它是有着鉅大的影響的，它要求政治自由，代表性的聯合政府、民主憲法的採用、內戰的停止，以及美國撤回對蔣介石和他的戰爭製造者們的援助。

幾天以前，孫逸仙夫人用着寧靜和有利的聲音，呼籲美國停止對她的妹丈政府中的反動份子的援助。她警告說，這些向美國反動派賣弄風情的國民黨領導人物，正企圖在亞洲的美蘇戰爭中進行賭博。

中國的圖案就這樣展開了：一方面是一個有力量的高壓的地主階級的欺詐集團正在用恐怖、用暴力、用投機的反蘇外交來維護他們的統治權；另一方面是教育家，智識份子、實業家商人和地主中的自由主義份子、農民和共產黨要求着政治自由，土地改革和基於憲政基礎上的法制的聯合政府。

目前美國政府正援助着那一方，這已經是家喻戶曉的事情了。不管杜魯門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聲明里說：「中國走向和平統一期間……美國將繼續予中國國民政府以各種合理之援助。」而事實是，我們一直繼續以大量的軍火和供應，聽任蔣的支配，而且一反在馬歇爾將軍贊助下於正月十日成立的協定，不是運送五個中央軍而是九個軍到了東北，傳聞這一筆運送費所花的美國納稅者的金元，就遠超過了三億之鉅。

依照爭取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七月的公報，我們又知道，再把國民黨第五十四、第四十三、第十六三個軍運送到東北或華北去的計劃又在進行中。

x x x x x

對日戰爭結束後，蔣政府又從美國得到六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租借物資，而勝利前美國給與中國的租借物資一共還只有六三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此外，據報告上說：國民黨又從印度緬甸戰場上獲得了價值超過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巨量美國剩餘軍用品，裏面包括了七百架飛機。

我們又在對日戰爭結束後訓練裝備了國民黨四十個師，對日戰爭期間，却只訓練裝備了二十個師。

甚至聯總的救濟物資也已被用為加強中國的反動力量。六月七日的華盛頓每日新聞登載了威廉·牛頓從揚州寫來的一篇文章，里面就說：

「這裏國民政府的軍事長官不讓十三船的美國麥子運到中國共產黨區域里去，這些麥子本來是被規定救濟共產黨區域的災民的。」

美共對中國時局宣言

——停止對中國的帝國主義干涉——

美國的干涉繼續在延長中國的分裂，內戰與親法西斯的獨裁。美國政府正以單端對蔣介石反動政府的支持來阻止中國民主統一的完成，正把中國人民的主權在足下踐踏。

這正是國務院與陸軍部瘋狂努力的結果，要把作為我們盟邦之一的中國轉變成對付我們另一盟邦蘇聯的戰略基地。

這一帝國主義政策的主要工具，是垂危的蔣介石獨裁政權。這一反覆無信、腐敗與朽爛的政權，在中國人民愛國的與民主的力量之前，已經臨到崩潰的邊緣了。

但是國民黨正由於美國的政治上，經濟上與軍事上的援助而又挺起腰來。國民黨的軍隊正在美國的訓練、裝備、供應、運輸與指導之下對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進行內戰。這一人民武裝力量是在共產黨領導之下，在八年艱苦的抗日戰爭中發展並成長起來的。

美國的軍事干涉，在馬歇爾將軍出使中國半年以後的今天還在繼續。在他前任赫爾利將軍的包庇下，國民黨軍隊被美國人運到華北，在馬歇爾將軍的包庇下，他們被運到東北。帝國主義的干涉一直是美國政策的基石。

在執行美國帝國主義政策的赫爾利與馬歇爾的兩次使命間，有着策略上的改變。中國民

主運動的力量與美國人民普及全國的抗議，逼得美國政府不得不限制赫爾利大使以全面內戰消滅中國民主力量的努力。

但是美國利用支持中國反動派以維持其帝國主義控制的政策，却未有二致。

由於駐華美軍總部與蔣介石政府間關於遣送東北——它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與人口都在中國共產黨及當地民主政權的治下——日僑回國協定的簽訂，又為美國造成了把軍事佔領伸張到這塊土地上的一个新的藉口；而蘇聯的軍隊，却在消滅了日本帝國主義最強大的軍事機構關東軍之後，完完全全退出了滿洲了。

今年一月間，在馬歇爾將軍到達以後不久頒佈的國共停戰協定，只是因為去年十月間，蔣介石在河南被共產黨於二週內便擊潰了八個美械師的那樣決定性的敗北才簽了下來。

像蔣介石、赫爾利、魏德邁那樣夢想中國民主力量可以在半年之內消滅，明明白白是荒謬的想法。

暫時的休戰，只是使蔣介石與美國帝國主義得到喘息，以便積聚更大的力量對共產黨作戰所不可少的間隙，而共產黨則正在尋找和平、團結與中國的民主化。

只是因為河南的失敗與其自身的弱點，才逼迫蔣承認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無黨無派社會賢達與作為調解人的馬歇爾將軍相互間所成立的協議。

中國共產黨以真正的妥協與自我犧牲的精神，在未來的聯合政府與制憲會議中把領袖的地位讓給蔣介石及其國民黨。

整編並統一後的軍隊，規定有一師共產黨軍就有五師國民黨軍，這些讓步都用以求得蔣

介石保證結束他的一黨專政，按照民主原則制定新憲法，並立即停止犯罪的軍事攻勢。

凡是對蔣介石有利的同時也對美國帝國主義有利，而馬歇爾將軍則是被認為來保證蔣介石遵守這些協議的。

馬歇爾將軍在做這些事時是十足幹得下來的。國務院去年十二月爲馬歇爾將軍使華發表公告稱，美國以後對國民黨軍隊行動所作的任何協助，必須經他批准。

作爲一個全權特使，馬歇爾也能够約束蔣介石，只要把握住全部的美國援助就够了。沒有美國的援助，中國的獨裁統治在與他的人民的軍事角逐中，頂多只能維持幾個月。

馬歇爾將軍在政治協商會議成立協議之後二個月回到了美國。然而，甚至在他上飛機以前，國民黨的二中全會，在蔣介石權威的指使之下，就已經推翻這些決議的許多要點了，特別是在那些與規定聯合政府與制止一黨專政繼續的憲法有關的方面。

這樣片面推翻政協協議的結果，原定在五月五日召開的國民大會遂無期延期，原定在國大以前成立以代替一黨專政的聯合政府也無從實現了。

美國的運輸艦繼續在把國民黨的軍隊運到東北去，在那裏對當地的人民武裝展開廣泛的攻勢；這些人民武裝不管蔣介石會公然命令他們向敵人屈服，自一九三一年瀋陽失陷以來就一直與日本帝國主義鬥爭了。

國民黨反動派又以要求蘇軍撤離東北爲藉口，在全國製造了反蘇遊行與對民主力量的襲擊。然而蘇軍的撤兵正是因爲蔣介石一次又一次的要求而延緩的。

這種襲擊是用最近開放的公民自由與政治自由的名義而不斷製造出來的，但對於原來答

應釋放政治犯的諾言，卻僅放出了兩個共產黨，其中的一個不久就又在一次飛機『失事』中死了。

在這些事態的發展中，美國政府又在佈置進一步的援助，華盛頓的發言人雖則否認五萬萬美元的借款已被批准，但還是承認約等於原數額六分之一的小量借款已被進出口銀行核准了。

馬歇爾將軍四月間在記者招待會上曾透露美軍最後一定要撤離中國，但是一個數量頗為可觀的軍事代表團仍將保留住，並有足敷『和平時期』需要的海軍陸戰隊留駐華北。

這無疑是悍然不顧中國的主權，這是華爾街獨霸世界的攻勢的一部份，是華爾街進行新的世界大戰的準備的一方面。這也確定的指出赫爾利與魏德邁所執行的基本政策，並沒有改變。

最近關於遣送東北日僑歸國的協定，會引導在嘗試中的美國軍事力量滲及蘇聯邊境，這將是威脅世界和平的惡兆。

對於敵國人民的處置，必須由所在國自行處置。我們國家沒有任何權利以片面的行動來放縱一個傀儡的獨裁政府，這個政府根據美國本身也有代表參與的一個協定，早就應該讓位給各黨各派的一個聯合政府了。

那每天花去不少美國鈔票、大砲、飛機、炸彈與子彈而在東北攻城掠地的蔣介石政府是什麼樣的東西呢？

它只是一個正在死去的法西斯獨裁政權而已，自從對日戰爭勝利以來，它就公開的同中

國向日軍、偽軍聯合起來向自己人民作戰了。

美國之「穩定」中國這一叛國的，失盡民心的獨裁政權，即使它還帶着一點「民主」的裝飾品，只能意味着一樁事情：就是阻礙中國人民民主力量的進步，便利美國達到它帝國主義的目的。

美國人民的利益，並不在於法西斯的國民黨獨裁政權的「安全」，而在於中國人民的安寧，主權與民主自由。作為獨立自主的人民，中國人民在其權限之內，只要他們認為確當，可以支持或推翻，成立或解散他們自己的政府，而不容外人過問。不管美國的鈔票還是生命，都不應該犧牲來維持一個反動的政府，反對其人民。

去年秋天，赫爾利與魏德邁曾粗率地低估了中國人民從一世紀以來的反帝反封建鬥爭中、從八年來反日本法西斯侵略者與偽軍的猛烈戰事中所積聚下的力量、它的羣衆基礎、戰鬥力、組織能力與卓絕的戰略。

新任美國特使馬歇爾將軍，因為面臨着這樣的民主力量，乃在正月間勸蔣介石接受軍事休戰和一串與共產黨以及其他民主份子政治上的妥協。

美國與國民黨聯合起來以取得一個喘息機會的真正的用意，在其不肯實行軍事與政治的協議，並利用暫時休戰以安排經濟軍事與政治的力量來支持其獨裁政權各點上，已經明明白白的表現出來了。

不管國民黨的怠工與公開的出賣，中國人民在八年抵抗日軍的英勇鬥爭中已勝利的翻過身來了。他們所抵抗的軍隊會是這世界上最強大的一支，而且它的攻擊力還會以地理上的便

利與長期的盤據而一次一次提高了的。這樣的人民不會向美國帝國主義投降的。

偉大、勇敢的中國人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只是爲了顧全全世界的和平與國際反法西斯的團結，才把華盛頓及其代表的挑撥攔開不提，同時還聲明他們爲國內和平統一的利益以促成中國戰後的復員與復興而向蔣介石讓步。

美國的人民決不能再允許我們的帝國主義者更進而侵害中國的主權、製造內戰、阻撓民主。我們決不能再容忍任何帝國主義的計劃利用中國東北各省爲進攻蘇聯的軍事基地。我們必須向我們的政府堅持，它必須停止各種形式的帝國主義侵略，容許中國人民用民主的方式來解決他們國內的問題。

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不能與國務院及陸軍部在日本、朝鮮及菲律賓同樣反動的政策分開。

無論朝什麼地方看，我們都可以發見美國的政策，一手在積極的鼓勵並支持反動的與新形式的法西斯，一手在有力的壓制民主。

這種自殺的行動，是在出賣美國的人民與他們在遠東的兄弟。美國帝國主義在尋求全世界的霸權並準備戰爭。它必須在中國、菲律賓、拉丁美洲、歐洲、以及一切它在表現自己的地方被制止，被擊敗。

共產黨號召美國人民與他們的民主組織——特別是工會——集會來表示他們的力量，說出自己的主張，並要求：

停止美國對蔣介石軍隊的運輸！停止把美國的軍用品轉讓給國民黨政府！在中國成立真

正的民主聯合政府以前，不給蔣介石政府的任何貸款！停止美國軍隊以遣送日僑爲藉口而進入東北！撤退美國在中國的一切陸軍、空軍、海軍與海軍陸戰隊和軍備！結束一切形式的帝國主義干涉！恢復大國間的團結，特別是美國與蘇聯的聯合！

只有通過這樣的綱領，中國的民主才能得到力量，內爭才能停止，和平才能確立，促成這一綱領對於遠東乃至全世界的和平都是極端重要的事情。

美國共產黨書記局

（五月三十日）

美共的一個警告

——世界大戰已在中國開始——

(一九四六年六月廿四日紐約工人日報)

正如孫逸仙夫人所特別指出的，中國已發生內戰悲劇，這個戰爭不僅有關民主中國的將來和中國人民的生命。我們美國自己的將來也被遙遠的中國決定了。

出發到前線去打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者的美國士兵們的生命，也可能因為保衛中國的反動勢力而被犧牲掉了。

全世界的和平，特別是美國的和平，已淪於美國目前成爲國民黨作戰的教唆者和兵工廠雙重職務的致命危險中。

近年的歷史，給了我們一個醜惡的，而又無可避免的，和我們政府今天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相同的對比，僅僅十年前的另一個內戰，很多美國人都認爲它和他們毫無關係。

這戰爭是在西班牙打的，那時候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奪取西班牙，而送武器、軍隊和資金給西班牙國內最反動的份子，以圖從愛好民主的西班牙人民手裏奪取西班牙，而使它成爲一個反對世界民主的法西斯戰爭的堡壘，希墨干涉的罪過，加上了我們自己『不干涉』的罪過，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付出了千百萬美國人的生命。

今天美國干涉中國了，美國政府和范登堡、貝爾納斯之流想在中國完成的事，和在西班牙建立一個佛朗哥政權是同樣可詛咒的。

發動攻勢

當獨裁者蔣介石和杜魯門總統的特使馬歇爾將軍，新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討論『和平』和『統一』的時候，蔣介石手下的大將軍們已向中國人民發動全面攻勢。

美國政府對這樣的事情負有大部分責任，過去那段時期，特別從勝利日以後，杜魯門總統和共和黨進行着一個武裝干涉中國的政策，站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立場來反對中共領導下的廣大中國人民、民主同盟及其它民主反帝的團體。

杜魯門政府積極派美國海陸空軍參加，祕密以大量金錢援助蔣介石軍隊，并供給和訓練四十個國民黨的師團，想加強，維持蔣介石的傀儡政府，通過這個傀儡政府，美國帝國主義者要把中國變成一個反對整個東亞民主勢力（包括蘇聯）的武裝營盤。

美國帝國主義者企圖把他們的意志強壓在遠東人民的頭上，他們不僅在積極地威脅中國和遠東的安全，而且也威脅全世界的安全，他們之惹起中國的內戰，就是在美國人民面前直接宣佈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

美國人也包括在內

消滅中美反動份子之間的這種兇惡陰謀，是中國人和所有愛好和平的美國人底責任，如果大家允許美國獨佔資本家繼續以災害加諸我們的盟友中國人民身上，世界安全的大廈便會被破壞了，美國人不可能避開另一次世界悲劇的後果。

美共一向擁護中國民主統一這一主張，把它看作是建立一個免於戰爭和法西斯奴役的世界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我們會堅決支持並參加過反軸心的戰爭。

在中國，為推廣這個政策，我們支持羅斯福總統和史迪威將軍所採用的鼓勵中國所有願和共同敵人——日本法西斯主義者作戰的人們的每一措施，我們堅強地反對赫爾利大使和魏德邁中將的活動，他們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季和冬季會使羅史政策在中國陷於停頓，並且武裝了蔣介石來進行內戰。

我黨全國委員會在一九四五年六月會議上決定發出警告說『現在某些有權勢的資本家集團（包括不少在政府方面供職的），在計劃利用日本將來的失敗來實現帝國主義的目的，在中國維持一個反動的國民黨傀儡政府，以取得美帝國主義者在遠東的統治權』。

勝利日以後，立刻美政府就把大量軍需品移交給蔣介石，駐華美軍在大戰中從來不會超過一萬人，這時突然增加到七萬五千人，美國空軍由國民黨處置來輸送軍隊，在日本投降的時候遠離作戰地點，到華北和華中去搶中共和游擊隊的勝利（單單他們在中國人裏面得到的勝利），美國軍艦很快地開到中國沿海地帶，使這個程序進行更方便，同時，麥克阿瑟將軍正在完成他為日本反動勢力和美帝國主義而保持日本安全，以及把菲律賓人交給合作派和美國反動派傀儡的計劃。

出賣了戰爭

那對於戰爭目的的違背，我黨會極力責備過，我黨和其它的進步勢力會開始一個廣泛的運動，反對赫爾利駐華大使的狂妄的販賣戰爭的行動。『赫爾利政策』是在去年秋季之受到

暫時的挫折，主要的因爲中共八路軍新四軍和他們游擊隊，游擊盟軍領導下的中國人民有力量和勇氣的緣故；但美國之迫得斥退赫爾利，以及使魯杜門總統發表十二月十五日關於中國需要一個民主團結的政府的聲明，輿論影響也該計算在內。

一九四六年初，當杜魯門總統的十二月聲明以及委任馬歇爾將軍做他的駐華「和平」特使，只不過是在掩飾美國繼續鼓勵蔣介石與國民黨這事明朗化時，我黨便繼續對美國人民發出警告，說美國的遠東政策是一條毀滅的路。

五月廿四日，美共祕書處以美共的名義再發出警告說：「美國的干涉中國是繼續延長分裂、延長內戰、並延長親法西斯的獨裁制。」說杜魯門政策是「把我們盟國之一的中國變成一個戰略基地來反對另一盟國蘇聯的瘋狂努力」。祕書處說：「這個帝國主義政策的主要工具就是在動搖中的蔣介石獨裁制」。

今天中國內戰已經開始，只有一個方法能把它制止住——強迫美政府撤兵，停止武裝蔣介石，停止給他反動的親法西斯的獨裁制以經濟政治的援助。

中國各界領袖——除開封建法西斯主義者——向美國人民提議要結束帝國主義的干涉，我們只須引用最近表示的一些中國輿論便够了：「前天上海五十四個反內戰團體要求美軍回國和美國立即停止援助蔣介石」；六月間，中共主席毛澤東，中共軍隊總司令朱德，都要求立即結束美國妨害和平統一的干涉，毛澤東說，美軍的撤退「早已過期，他認爲美軍的駐華已成了中國人民的「民族安全」與「自由」的「嚴重威脅」，民主同盟（國民黨區域內較小黨派的一種聯合）所有的領袖對美國的干涉同樣沒有好評，廣州學聯、南開、清華、北京

、雲大諸大學十九位名教授，以及無數其它團體或個人，都採取了同樣的立場。

面臨着這種愈來愈利害的抗議，杜魯門政府還厚顏的拿授權總統供給中國政府實際的無限制的軍事援助這麼一個法案，（衆議院第六七九五號議案）介紹給國會，這個法案在一次欺人的「審問」（其實是不允許有反對的證人的）之後，已被衆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了。美國政府以得到反動的共和黨的默許，現在想不聽一點話便讓這法案偷偷的被參議院通過。

注意和平的控訴

要注意孫逸仙夫人前天對美國人提出的緊急控訴，孫夫人告訴我們：內戰已經開始，她說：『美國人民是中國人民的同盟者和長久的友人，他們一定知道這條走向災禍之路的真相，一定知道美國的反動者與中國的反動者爲何而互相鼓勵。他們一定知道，美軍駐在中國土地上并不能增進中國人民中的和平與秩序，他們一定得到警告，借款只應給與一個改組了的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中國政府，他們一定知道，美國如能坦白表示不再供給軍需品與軍事援助，中國的內戰就不會擴大了。』

美共號召所有黨員，勞動者與美國所有其它進步勢力起來反對美國的對華政策，杜魯門總統、貝爾納斯國務卿、陸軍部、海軍部、參衆兩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委員、以及所有國會中的自由進步份子必須知道，美國人民要立即停止美帝國主義者干涉中國的政策。

關心中國自由的朋友們，關心世界和平的朋友們，要開會、要示威、要傳佈、控訴的意見，要派代表到你們的國會議員、參議員、以及杜魯門政府的官吏們那兒去，要盡力引起這個重要問題的最廣泛的輿論和行動。

撤退在中國土地上所有的美軍！

停止訓練國民黨的部隊，撤退所有美國軍事顧問及使節！

收回蔣介石軍隊用以進行內戰的各種美國運輸品和供應品！

停止把子彈及其它軍需品交給國民黨政府！

不再貸款給蔣介石的獨裁政府！

打倒衆議院第六七九五號議案！

要一個只幫助、鼓勵民主統一的中國政府的美國政策！

要依照羅斯福總統給美國制定的政策——三強在遠東、在歐洲、在全世界要團結起來！

美國共產黨總主席福斯特

美國共產黨總書記戴列斯

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請杜魯門總統暫停對華貸款

下面是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致杜魯門總統的一封信，抗議美國政府貸款五萬萬美元予中國國民黨政府，他們認為在目前貸款予中國，定將助長中國的內戰。

親愛的總統閣下：

我們代表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對進出口銀行擬即貸款五萬萬美元予中國現政府的消息（見四月十三日紐約時報）表示重大的憂慮。

在去年十二月十五日你的美國對華聲明裏，你自己曾明白指出：『中國要不成爲一個統一民主和平的國家，將危及太平洋的和平。』你說這就是美國海陸軍現時仍留駐中國的目的。並且說只有中國走向和平統一之路，美國纔準備予以援助。信用貸款和貸款將在合理情況之下給予中國，而有助於中國經濟正常發展和中美商務關係的促進。

總統閣下，在今天，中國並沒有一點這合理的情形。六天以前，七十五個著名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其中並有既非國民黨又非共產黨的小數黨派的代表們）向華盛頓國會爭取和平委員會播送一篇控訴，他們反對將美國剩餘的軍火裝配給中國政府，和使用軍事交通工具運送

國民黨軍隊到滿州去。他們把東北內戰的爆發歸咎於美國。並且說，經過魏德邁將軍訓練、裝備和運送國民黨軍隊到東北去的努力，戰事就成爲不能避免的了。他們認爲美國目前貸款予中國，僅僅是增長國民黨軍事行動壓制在野黨的財源和加強反動派的手來鎮壓人民的意志。因此，他們請國會委員會在中國沒有成立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以前不要批准對華貸款。

在一個多月以前，中國民主同盟的發言人羅隆基博士，曾激烈的發表過同樣的主張。三個星期以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周恩來將軍也曾發表過聲明，說二月間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沒有一項見諸實施，在這種情況之下，對於中國現政府的任何援助，都是增加一黨專政的混亂和有利於一黨專政的延長。周將軍會聲明：嚴守你的十二月聲明和莫斯科三強會議的決議：援助中國建立民主和擺脫掉政治保護的狀態。周將軍說：『只有在這些實現以後，盟國的援助纔是有益無害的。反之，外國考慮不過的援助將使中國人民遭受到混亂並加深這混亂。』國共兩大黨任何一方都設想我們是站在他們兩黨之間的公正調停者。這個聲明必須計及。

在戰爭的年代中會有五萬萬美元被分配給中國來穩定金融和抑止通貨膨脹，這個對華貸款的記錄並不見好。雖然有了這貸款，物價仍然飛漲，而當時政府官吏的貪污和中飽在一九四四年夏季曾被國民參政會公開的抨擊過。其後，在一九四五年春季發生的『黃金案』中，國民黨官員們，一夜之間從美金公債上發了一筆大財。這些官員們現在仍然當政。假如現在貸款實現，沒有理由設想這貸款的結果對於中國經濟會有任何的改善。

假如認爲國民黨當局會真的歡迎擴大政府基礎的話，那就未免太單純了。在過去的幾個

星期中，已有很多的事實表示出該黨右翼份子爲保持自己的特權和破壞政治協商會議所獲致的共同協議，已無所不用其極。

蔣介石本人破壞協政協議有着很長的紀錄。只要協商成立聯合政府，在一般範圍以內，他在原則上是可以同意的。但是不久，真的要同其他黨派的代表們坐在一起來商討具體執行協議，和真的要成立一個新政府，他馬上又不守信用了。假如得不到一批新貸款克服他的財政危機來鼓勵他的話，他是不會那樣容易變更他的態度的。

從這種情形看來，總統閣下，除非一個真正的民主聯合政府成立的時候，我們請你不要答應任何貸款給中國。中國人民歡迎一筆貸款去復興和重建他們的國家，他們也明白，在現有的沒有代表性和專橫統治被廢除以前就成立借款，每一分錢都將用之於內戰。在人民的心目中，沒有半點懷疑，中國的民主勢力最後將獲得成功。

假若美國不幸以助長那會使我們在遠東失去了很大威望的內戰做爲手段的話，中國人民對於我們將以怨恨代替他們對我們迄今所維持的友誼。

這個委員會相信請求這樣做，是代表着大多數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意見的。因此，我們鄭重的請你立即明確的重申履行你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聲明，除非各黨派間用和平協商的方式建立民主政府時，不要貸予中國任何款項。

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四月二十五日）

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對軍事援華

法案的抗議

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今天請國會議員們在夏天休假後，中國局勢較能澄清之前，暫緩考慮衆議院第六七九五號法案，說這樣草草通過的軍事援華法案，對中國和平甚至世界和平都是一種災害。

委員會指出中國現在正進行着一個殘酷的全面內戰，這內戰美國實負有責任，因美國無條件地支持蔣介石，雖然馬歇爾將軍是作爲公正的調解人來行事的。在中國一個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政府未成立之前就給予軍事援助，將不可避免地被人利用來打內戰。

委員會說，現在正考慮中的法案，使總統握有平時空前的權力，這是違反美國已申明的政策的，是侵犯中國主權的，是使美國自聯合國中取得特權的，這樣的援助中國人民不歡迎。

茲附法案全文的一部份抄本以及反對的理由。

衆議院第六七九五號軍事援華的法案：

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請你們做每一件你們力所能及的事，來制止或延緩通過「供給中華

民國軍事上意見和援助，來幫助她的武裝部隊現代化，以履行聯合國憲章所交下的責任，並實現其它的目的』的義務。這法案已爲衆議院外交委員會所批准。

反對的理由：

(一) 這法案違反杜魯門總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所宣佈的美國政策

杜魯門總統說：『我們政府堅決相信，一個強大的、統一的、民主的中國對聯合國組織與世界和平之成功是極其重要的……』

『……內政的處理，是主權國人民的責任。

『……美國的援助，將不致擴大爲影響任何中國內爭過程的美國軍事干涉……』

『美國承認目前中國國民政府是個「一黨專政的政府」……』

『美國政府認爲要中國獲得政治上統一的必需的詳細步驟，應由中國人民自己來完成，任何外國政府干預這類事情都不適當。』

『中國對其它聯合國負有消弭國內威脅世界安定與和平的武裝衝突的責任……』

『中國如走向和平統一之路，美國準備以一切合理的方法幫助國民政府復員，改進農村經濟和工業經濟，並建立一個足以履行中國維持和平秩序的「內責任及國際責任的軍事機構」。』

中國今日將陷入於一個殘酷的全面內戰之中，而不是走向和平統一之路。

(二) 中國人民大多數明顯是反對這法案的

(a) 一般人反對：六月二十六日紐約時報上的聯合社電稱：『駐華美軍撤出中國的要

求，今日引起了馬歇爾將軍總部的嚴重注意……上海五十四個「反內戰」團體的代表，今日要求美軍回國，並要求美國立即停止對華的援助……他們的發言人陶行知博士在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只好認爲蔣委員長需要內戰」，而蔣委員長的反動派支持者則希望內戰，而看作是他们保持政權的一個機會。」

這表明了中國一般人的感覺，他們覺得當權的國民黨需要美國幫助來打內戰。

(b) 共產黨反對：雖然美國軍事訓練程序里說明要訓練中共部隊，但共軍的總司令朱德將軍「認爲這計劃使中國太倚賴美國工業而表示反對……他說第一步應該發展工業和改進農業的條件，至於國家軍隊的數量與性質可由中國的經濟情況來決定。」(載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

「共產黨主席毛澤東將軍……要求美國停止對中國政府的一切軍事援助，並立即撤退駐華美軍……他斷言美軍的撤退久已過期了，而攻擊美軍的留駐已成了中國人民的「民族安全」與「自由」的「嚴重威脅」。

他又說，「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只有堅決反對租借物資的繼續售出與交易，反對美國政府送武器給國民黨獨裁政府，並反對美國派軍事顧問團到中國來。」(載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紐約時報)

這些抗議不容我們忽視，因爲：

- (1) 這是馬歇爾將軍要謀得協議的兩黨之一所提的。
- (2) 中共擁有正規軍一百二十萬人，或全國軍隊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

(3) 中共是中國境內許多地方政府（包括東北）的一個領導份子，這些地方有二萬萬居民，或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c) 民主同盟反對：

民主同盟是國共以外的中國各黨派的一種聯合，牠在教育界和職業界中特別強大，牠擁護調停反對內戰，牠的發言人羅隆基博士是『威斯康辛 (Wisconsin) 大學的一個畢業生，他在重慶國共停戰談判中接近馬歇爾將軍，也說美國只幫一邊并要求全部美軍撤出中國。』（載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紐約時報）

(三) 這法案是侵犯中國主權的。

如果不發展中國工業，光美國裝備中國軍隊，這將使中國永遠倚賴美國工業，因為所供給的武器沒有美國子彈是無用的。事實上，這法案已使美國總統成了中國軍隊的總司令，因為他『有權接受中華民國的請求，而在他爲了公衆利益決定這樣一種辦法應予施行的時候，隨時可以特派美軍的軍官和現役軍人，美國的艦隊和海軍陸戰隊來幫助中華民國』，並且『可以時時宣佈各種爲實現這法令中任何條款所必需的適當的規律與限制；他又可以行使這法令授與他的任何權力或權威。……』

(四) 這法案使美國總統在此後十年內（法案的條文上說）對國家的遠東政策有平時空前的權力。

法案上指明總統權力是無限制的，它的行使可以『不顧任何其它法律上的規定』

(五) 這法案使美國自聯合國中取得特權。

法案中表明軍事援華是爲了使中國可以履行「聯合國憲章所交下的責任。」這些責任還不知道是什麼，而現在美國一以供給這種援助來假定聯合國決議的方向。

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認爲在休假前匆忙的草草通過這樣一個法案，對中國和平甚至世界和平都是一種災害，至少要等到國會重新召集，中國局勢較爲澄清時才能加以考慮。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解難教授的一封信

——目前中國問題與共產主義無關——

在六月十九日寫給紐約先鋒論壇報的一封信裏，一位在遠東幹過多年教育工作的教育家史本塞·凱納教授發表了他對中國問題的意見，認爲目前中國問題的癥結與共產主義毫無關係。現在把這封信的全文譯在下面。

紐約先鋒論壇報編輯先生：

我以一個中國大學的歷史教授和過去廿六年來（除開間斷的假期外）的遠東居民的身份，請你密切注意你們的記者安德諾先生在今天紐約先鋒論壇報裏所報導的副國務卿艾其遜的談話，因爲在這種談話裏面包含着他對中國問題的極其錯誤的見解。

認定美國對華政策爲一帝國主義政策的，並不單純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各黨各派的任何愛國人士都是這樣，只有一些集團才可以除開，這些集團的統治權，是目前我們用美國武器釘牢在一個憤怒民族的身上的。六月二十三日的合衆社電訊和另外的報導都談到了上海十萬人的羣衆示威。他們走過上海的街頭，高呼着：「美國兵請回去，當心你們自己的事」。請願團要在蔣主席和我們大使面前提出這些要求，六十九歲的前浙江大學教授馬敘倫和五十歲的東吳大學女教授雷潔瓊博士都是請願團的首領，如果用「共產黨」的帽子加在這兩位

的頭上，這是誰也不會相信的。南京的特務鼓動流氓把這些代表和他們的同伴打得頭破血流，有的人事不醒，這種暴行實使全世界驚異不置。

不，這種要求美國改變政策的呼聲，並不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喊出來的。請你相信，美國的對華政策，目前正驅使我們傀儡集團除外的整個中國走向全盤的共產主義，而且比幾十年裏的無數共產黨宣傳家來得更有效力。

並且艾其遜還向我們保證着說：美國政策的目的是在消除中國的內戰，然而事實恰好相反，中國內戰的擴大，美國的援助應負全部責任。依靠若干萬萬美元的軍事裝備的供給和財政上的援助，中國的頑固集團已經從過去的經驗認定他們決不和他們的敵手談和平，除非是墳墓裏的和平。只要從蔣介石的和平條件中層出不窮的要求和每次他所同意的停戰時間的短促這兩種事實裏研究一下，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在各黨派共同協商的任何會談中是怎樣缺乏誠意了。每一個協議都會被推翻。事實是，只要這些反動集團當權一天，違反中國人民的意志一天，任何協議必然會被推翻的。而可惜的事是，目前這些反動集團之所以能夠當權，恰恰是我們美國國務院用軍火和美國的納稅者的金元支持成功的。

現在美國人民正被要求拿出大量的金錢，把所謂國民政府指揮下中國現代軍隊擴充到一百萬人。而目前的情況是，沒有任何真正的共產黨軍隊願意參加這個計劃，而且也不可能參加，除非一個普選的政府能够在民主的基礎上開始執行中國人民的事務。在艾其遜對記者的談話裏，還有更錯誤的其他見解，例如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華的任務為遣送日俘這一個老調是。因為誰都知道，目前日軍既這樣思家，一個沒有拿武器的美國伍長就能够接受任何日本隊

伍（不管多大數目）的投降了。

其實解決中國內爭的辦法是很簡單的。今日紐約先鋒論壇報的精警社論裏已經指出什麼才是需要的。讓中國人來處理他們自己的事情，他們能够用任何民族都趕不上的一種妥協原則把事情很快地處理好。內爭未解決前，應該限制美國的一切通過聯合國救濟總署的援助，而讓美國人直接管理救濟物資，不分黨派地救濟所有極需救濟的中國人民。

史本塞·解難 (Spencer Kenond)

一九四六、六、二九、紐約

是回家的時候了

『民族』雜誌

中國在最近兩週發生的事情，應該使我們美國人相信：我們必須確定我們在那裏正做些什麼，而且必須確定我們一直在那裏已做些什麼，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她像伊萬斯·卡爾遜（Eva Hs Carlson）所說的，是比任何其他的人都更有資格為中國講話——曾經要求美國撤退駐華美軍，並且停止將武器和金錢給予去年十二月杜魯門總統本人稱為「一黨政府」的政府，這個政府在可以得到美國的援助以前，必須先在民主的基礎上改組一下。

很少美國人知道這種改組甚至還不會開始過；也沒有多少人明瞭，正當馬歇爾將軍運着大量不兌現的動人聽聞的話，名望和好心腸而企圖效愚公移山和唸咒驅魔時，美國會對一個極權政府浪費了它全副誠意的軍事援助（加上價值四十億美元的物資）這個政府所報答我們的是它少許既非出自本意又不信守的諾言。國民黨在許多地區全不顧馬歇爾將軍已使它同意的休戰，並且它還在另外的地區利用這種休戰作為一個喘息的時機，而運入軍隊（由美國輸送），蓄積供應品（美國製造的），準備那消滅中共的戰爭；國民黨會不斷地公開聲明，這種戰爭是既不可避免又很願意打的。中國官員會把聯總救濟中國的大多數食物出賣給投機商；而對中共的堅決的進攻，現在正開始發展到我們的政策所想避免的全面內戰；國民黨最反動份子的統治權已不斷提高了；卓越的自由主義者在遭受着政治性暗殺；剩下的一點民主

權利在遭受着有系統的破壞；這一切甚至使得「時代」雜誌（以前國民黨）的熱心辯護者也嘆中國現政府的腐敗，無效率和兇殘了。

國民黨很明白地相信，因為我們必須從它和蘇聯所贊許的中共之間選擇一個，所以不管它做些什麼，美國是必須繼續支持它的。它企圖撲滅在它與極左派之間的自由主義份子——同時又說他們並不存在，並且企圖說服我們：中共是手上染有血跡的極權主義者（有資格的目睹者可驚地一致證明，和國民黨比較起來，中共是誠實而民主的），而盡力使這種選擇似乎是絕對明顯和絕對必要的。

美軍及國務院中某部份人士的態度，使中國政府相信，美國寧願支持最黑暗的反動政府，而不願支持任何人所謂赤色政府。國民黨澈底了解——正像孫夫人，中國自由主義，中國共產黨及大批中國人民所了解的一樣——馬歇爾將軍個人在中國決不可能促成任何真正的和解，也不可能把目前的一黨政府改變為一個民主政府。他們都確切地知道，美軍『保護鐵路線』保護得愈長久，美艦運入物資運得愈長久，就愈接近了國民黨所努力的而且期待着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的消滅絕，以及一個由美國的軍需，美國的借款，美國訓練的軍隊所供應的極權政府下面的中國的鞏固。我們已經得到一個結論是，我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麼也不做，從中國滾出去。

美國報紙喜歡說，在戰爭期中，在我們需要焦叔叔（Uncle Joe，史迪威將軍的譯名——譯者）的地方而派他去的時候，我們應當逼迫他作一些特別的諾言，即：凡是他們目前偶然做着的事情，他都不能夠做。關於中國一方面，這也有少數報紙在聒絮着說；然而我們在中國

有機會爲中國人民取得一個民主的、統一的政府，而不是用那陷於目前混戰局面的政策（或缺乏政策）繼續下去。有人會詫異我們的政策是多麼公正無私而又徒然無益，會詫異我們自己政府內部各種衝突的壓力的混合物是多麼矛盾，而且又是多麼真糟——一個典型的政府例子，它（像各個政府通常所行的一樣）工作的水準或是次於意識，理想，或是次於常識的。面對着像希臘式中國的一些國家（在那裏，反動派、共產黨、自由主義者、改革土地的民主主義者、以及鬼知道的一些其他派別，都在進行一種混亂的鬥爭），民主國家曾給最反動的份子以不情願的然而澈底的支持，因爲他們只看到一個催眠性的事實：幫助左派就是幫助蘇聯，這真是十足的愚蠢。事實上，美英的這種愚蠢之能够幫助蘇聯，正像蘇聯最近幾次防止天生愚蠢的騰利一樣。假如我們要使這些國家的人民除了反動或共產主義以外沒有別的選擇，那我們就這麼做吧。

（八月三日）



2/2

薛